

王氏合校水經注

冊八



線  
682  
3565  
7476

v.8

舊籍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水經注卷十二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鄴道元

撰

聖水 巨馬水

聖水出上谷

朱箋曰孫云聖水今琉璃河趙釋曰一清案此條經之疑有脫誤方輿紀要房山縣西大房山古碑云幽冀之奧室也山下有聖水泉西南有伏龍

穴一名龍城峪湯泉出焉又有孔水洞在山之東北懸崖千尺石竇如門深不可測與鄴氏注所云略皆彷彿房山縣本漢良鄉范陽二縣地並屬涿郡又兼得廣陽國之薊縣於上谷無與漢上谷郡治沮陽縣其故城在今保安州東古涿鹿之地濕水注云涿水棧分入匈奴者為涿耶水而是篇注云在上谷為涿耶水應劭以為出上谷涿鹿縣是已下文注云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即良鄉縣也

故燕地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也案朱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訛趙改刊誤曰也當作地

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調

也官本曰案更近刻作改案朱趙作改 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

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

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者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

嘗篝趙作火尋之傍水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為二一穴殊小朱無一字

箋曰謝云宋本二下有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穴經五六日

一字趙增一字

方還官本曰案穴近刻訛作水案朱趙作水 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温春秋有白魚

出穴數日而返人有採捕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類

也官本曰案類上近刻衍流字案朱趙有 是水東北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

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

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頽波瀉瀾一丈有

餘屈而南流也官本曰案近刻脫南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而下落南字

### 東過良鄉縣南

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

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

而東南流逕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官本曰案謂近刻作為案朱

同趙改刊謬曰為當作謂 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聖水聖水又

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官本曰案山南近刻訛作南山案朱說

趙乙刊謬曰南山當倒互孫潛校改 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聖水聖

882  
3565  
7476  
u8

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南朱趙不重聖水二字又東逕聖聚南官本曰案

聖聚近刻訛作聚聖案朱說趙乙刊誤曰聚聖二字當倒互蓋藉水而懷稱也又東與俠朱作

曰宋本作俠趙改俠河合水出良鄉縣西甘泉原東谷東逕西

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案地理志涿

郡有西鄉縣而無都鄉城蓋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

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俠朱作扶筮曰扶宋本作挾趙改挾活河又

名之曰非理之溝也朱趙作非灤刊誤曰灤一作理案灤理音同傳寫之差灤水即灤水注云涿水自涿鹿縣東注灤水

此云非灤之溝蓋未與灤水合也

又東過陽鄉縣北官本曰案陽近刻作長蓋後人所改案朱趙作長趙釋曰一清案晉志范陽國有長鄉縣魏志作長鄉全氏曰當是陽鄉細

玩注文可見

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水首受涑水于徐城

東南良鄉西分垣水官本曰案垣近刻訛作垣案朱同箋曰垣當作垣下同趙改垣首上無水字世謂

之南沙溝官本曰案南沙近刻訛作涉案朱趙作涉即桃水也官本曰案桃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桃考漢志涿縣下云桃水首

水 經注 卷十一 中華書局聚

國家圖書館  
002452050

101310660

受涑水分即此今改正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汝澄曰杭水疑作苑水涑之為苑陽郡蓋亦取於此案非也漢書地理志涑縣下云桃水首受涑水分東至安次入河又夏鄉縣下云涑

水南東至陽鄉入桃 東逕涇縣北 朱箋曰孫云涇古道字 又東逕涑縣故

城下與涑水合世以為涑水 官本曰案為近刻訛作謂案朱同趙改 又亦謂

之桃水 趙剛又字 出涑縣故城西南 趙增水字刊誤曰出上落水字 奇溝東入

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因水

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終仁之故居非桃仁

也 官本曰案仁近刻訛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桃水是桃仁之誤詳本卷瓊釋曰一清案桃仁乃高雲倖臣墟以人得名又傳是終仁之故居故云非桃仁也今本誤以桃仁為

桃水文義遂難通曉 余案地理志桃水上承涑水此水所發不

與志同謂終為是又東北與樂堆泉合水出堆

東東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東北逕涑縣故城

西 朱趙有流字 注于桃應劭曰涑郡故燕漢高帝六年

置其南有涑水郡蓋氏焉 官本曰案近刻脫郡字案朱趙無 闕駟亦言

是矣今于涑城南無水以應之所有惟西南有

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余案涿

水自涿鹿東注灑水官本曰案灑近刻訛作濕下同案朱訛趙改灑水東南逕

廣陽郡與涿郡分水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

涿之為名當受涿水通稱矣故郡縣氏之但物

理潛通所在分發故在匈奴為涿耶水官本曰案匈奴近刻訛作山谷

案朱作山谷箋曰埵案十三卷注云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謂之涿耶水趙改上谷刊誤曰山谷當作上谷濕水經云又東過涿鹿縣北酈氏以涿水釋之漢志涿鹿縣屬上谷郡蓋在上谷郡為涿水而經廣陽郡者即聖水名因地變也

山川阻闊竝無沿注之理所在受

名者皆是經隱顯相關遙情受用以此推之事

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

王莽更名垣趙釋曰一清案漢志莽改涿郡曰垣翰而涿縣下無說此當是垣翰亭瘞亭字漢志注亦闕此文晉大始元年

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城東

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官本曰案司馬近刻訛作司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晉書列傳范陽康王綏子虓司寇當作司馬黃省曾本校

桃水又東北與垣水會水上承涑水于良鄉縣

分桃水

官本曰案承近刻訛作分  
分訛作之案朱趙同

世謂之北沙溝

官本曰案沙近刻訛  
作涉案朱趙同

故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

音義曰河間有武垣縣涿有垣縣漢景帝中二年封匈奴降王

賜爲侯國

趙刊誤曰箋曰賜古本作勝案史記漢書皆作賜趙釋曰一清案漢志垣縣屬  
河東郡武垣縣屬涿郡續志河閒國武垣故屬涿今注所引音義云云豈別有

說乎又史表垣侯賜索隱曰縣名屬河東則非涿之武垣可知善長又誤武垣城在河間府西  
南三十八里去涿甚遠水道亦無相通之處恐當涿郡又自有垣縣也一統志垣城在涿州北

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非也又東逕頃

趙釋曰一清案此  
下有脫文

亦地名也故有頃上言

趙釋曰一清案  
三字疑有誤

世名之頃前河又東

洛水注之水上承鳴澤渚渚方

朱趙有  
一字

十五里漢武

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服虔曰澤名在涇縣北界卽此澤

矣西則獨樹水注之水出涇縣北山東入渚北

有甘泉水注之水出良鄉西山

朱趙無水  
字

東南逕西

鄉城西而南注鳴澤渚

官本曰案近刻脫鳴字  
鳴字刪水字刊誤曰當作鳴澤渚水字衍文

案朱作澤渚水趙增

渚水東出爲洛水

官本曰案近刻脫渚水東  
出爲洛六字案朱趙無

又東逕西鄉城



南又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垣水又東逕涿縣

北東流注于桃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闕駟曰

至陽鄉注之趙釋曰漢志涿郡良鄉縣垣水南東至陽鄉入桃一清案南東當作東南今案經脈而不

能屈也桃水東逕陽鄉官本曰案逕近刻訛東注聖水趙釋曰漢

志涿郡涿縣桃水受首涑水分東至安次入河一清聖水又東廣陽水注

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

福祿水注焉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

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

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縣故涿之陽

亭也地理風俗記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爲縣王莽

時更名章武卽長鄉縣也案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

聖水又東逕長興城南趙釋曰沈氏曰疑是長鄉又東逕方城縣

故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北字案朱趙無孫校曰方城今固安縣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劉

放爲侯國聖水又東左會白祀溝溝水出廣陽縣

之婁城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地導源

東南流官本曰案源近刻訛作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當作泉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

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

露二年所封也趙釋曰一清案魏少帝璜以甘露三年封爲常道鄉公甘露是高貴鄉公紀年此句詞意甚晦又東南入

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弈章曰溥彼韓城

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

韓城爲侯伯言爲檢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

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寒號下落城字非也

聖水又東南流右會清淀水水發西淀東流注

聖水謂之劉公口也

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孫校曰安次今順天東安

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漢靈帝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桓帝

案朱趙作桓中平二年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二年案朱趙作二封荊州刺史王敏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案桓帝

字誤後漢書靈帝紀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六月荊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蓋以有功封也二年亦是三年之誤沈氏校本摘中平非桓帝紀年蓋考之不盡

又東南流注于巨馬河而不達于海也

### 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涑山

即涑水也有二源俱發涑山東逕廣昌縣故城

南王莽之廣屏矣官本曰案矣字近刻訛在下句國字下案朱同魏封樂進

為侯國涑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

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

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

涑水又逕二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

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

名其水又東北流謂之石槽水朱作曹趙改槽刊誤曰曹當作槽樂史云孟門山一名石槽河

伏流地下溢則通津委注官本曰案溢近刻訛作瀾案朱作瀾

南有山鑿中如石槽此亦其類也水 經 卷十一 五 中華書局

曰李云疑作溢  
趙改溢

謂之白澗口涑水又東北桑谷水注之

水南發桑溪

官本曰案近刻脫桑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溪上落桑  
字鮑邱水注云桑谷水注之蓋沿出桑谿故也可證

北注

涑水涑水又北逕小巒東又東逕大巒南蓋霍

原隱居教授處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居字  
下云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此落居字

徐廣云原隱

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為王浚所害

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召  
案朱  
訛趙改刊誤曰召全氏校改害雖千

古世懸猶表一一巒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

朱箋曰埤案晉  
書霍原字休明

燕國廣陽人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元康年徵賢良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  
問之原不答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糞收原斬之

涑水又

東北歷紫石溪口

朱箋曰謝云東北下一作  
又東流歷紫石溪口

與紫水合水北

出聖人城北北大巨下東南流左會磊砢溪水

官本  
曰案

磊近刻訛作疊  
案朱作疊趙改疊刊誤曰疊吳理本作  
疊疊砢亦作磊砢上林賦云水玉磊砢王篇衆小石貌

蓋山崩委瀾積石淪隍

故溪瀾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西南流注紫石溪水

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檐

趙作檐下  
同

車水水出檐車硯

官本曰案車近刻訛作石  
案朱說  
趙改刊誤曰石黃省會本作車

東南流逕

聖人城南

官本曰案近刻作城東南 案朱作東南城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逕聖人城東南案非也下文多一東字南城二字當倒互蓋紫石水出

聖人城北又逕城東此檐車水流逕城南南流注於紫石水城之三面皆水之會也

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

涑水涑水又東南逕榆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謂

之榆城河涑水又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朱作

長箋曰宋本作直上干霄趙改上干霄遠望崖側有若積刀環環相比咸悉西首涑

水東逕徐城北故瀆出焉官本曰案近刻脫故瀆二字 案朱脫趙增沙溝二字刊誤曰出焉上落沙溝二字

世謂之沙溝水又東督亢溝出焉朱箋曰宋本作又東合督亢溝一水

東南流即督亢溝也一水西南出即涑水之故

瀆矣官本曰案近刻脫水字 案朱作涑之趙改涑水無之字刊誤曰之當作水水盛則長津宏注水

耗則通波潛伏重源顯于澆縣則舊川矣官本曰案近刻訛作

舊則川矣 案朱趙同

東過澆縣北

孫校曰澆縣今涑水屬保定府

涑水上承故瀆于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為長潭

潭廣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涓流控引衆

水官本曰案近刻脫衆字案朱脫衆字趙淵水字刊誤曰箋曰控引下落其字案非也水字衍文自成淵渚長川漫

下十許里官本曰案近刻訛作十一許步案朱同趙乙不改步字刊誤曰十一當倒互各勝志校東南流逕酒

縣故城東官本曰案近刻脫酒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上落酒字漢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

降王隆疆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案漢表作陸疆此從史表王莽更名酒屏也謂之巨

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袁本初遣別將崔巨朱作巨鑿

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

注之趙釋曰實字記易州易縣加夷城下引水經云巨馬水流逕加夷山即睽子於山中養無目父母之所也今本無之

又東南過容城縣北孫校曰容城今屬保定府在府東北九十里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

于酒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

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

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爲遊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  
又名之爲酈亭溝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  
入巨馬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  
水注之水上承涑水于涑谷引之則長津委注  
過之則微川輟流水德舍和變通在我東南流  
逕迺縣北又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卽劉備之  
舊里也又東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

隸于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

太子丹使荆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地理書上古聖賢

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

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  
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  
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又東散爲

澤渚督亢澤也北屈注于桃水

朱趙注作滙趙刊誤曰箋曰滙宋本作注案滙本作滙尚書孔

傳曰滙迥也不得改爲注

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

西而南合枝溝

官本曰案南合近刻訛作合南曰謝云宋本作而合南枝溝案合字當在南字下

案朱批趙乙刊誤曰箋

水西受巨馬河東出爲枝溝又東注白溝白溝

又南入于巨馬河

朱箋曰孫云白溝今在新城縣南巨馬河之下流也

巨馬河又東南

逕益昌縣

孫校曰今永清

護淀水右注之水上承護陂

刊誤曰護當作護

于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城南

官本曰案近刻脫城

字案朱脫

漢封廣陽頃王于雲爲侯國

官本曰案近刻脫頃字雲訛作須案朱脫訛趙增改刊誤曰漢書王子

侯表臨鄉頃侯雲廣陽頃王子元帝初元五年封臨鄉下落城字廣陽下落頃字須即頃之譌當改作雲趙釋曰一清案漢表雲以元帝初元五年封

地理風俗

記曰

官本曰案近刻脫風俗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地理下落風俗二字黃省會本校增

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

縣也

官本曰案此下近刻有城南十里四字係衍文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四字衍文

淀水又東南逕益昌

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

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爲侯國

趙釋曰一清案漢表嬰以元帝永光二年封

王莽之有



秩也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孫校曰今固安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

又東入丈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官本曰案

此下近刻衍泉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泉字衍文孫校曰安次今東安東南逕安次城東東南逕泉

州縣故城西官本曰案泉近刻訛作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是漢漁陽郡之泉州縣非勃海郡之東州縣也黃省曾本校改又南

右合滹沱河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

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又東

南至泉州縣西南孫校曰泉州今寧縣及寶坻東入八丈溝又南入

巨馬河官本曰案此二十字原本截上十六字訛作經下四字仍屬注文近刻竝為注朱箋曰原本以又東南至又南十六字作經文以入巨馬河亂流東注也作

注文謝耳伯云宋本又東南至注也二十五字接石勒也俱作注文亂流東注也

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於海孫校曰東平舒今大城

地理志曰涑水東南至容城入于河官本曰案近刻訛作海案朱訛趙刪海

字以下文河字屬此句讀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入河海字衍文河即濡水也官本曰案此謂南濡蓋互朱作升箋曰升以宋

本作互以以明會矣巨馬水于平舒城北官本曰案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

水 經 卷十一

誤曰平舒  
下落城字

南入于滹沱而同歸于海也

水經注卷十二

水經注卷十三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灑水

朱作濕水下同

灑水出鴈門陰館縣

官本曰按灑原本及近刻竝訛作濕說文灑水出鴈門陰館縣酈道元注云班固地理志右北平後魏縣灑水南至無終東入

讀力追切今從說文爲正趙釋曰一清按灑水俗本水經作濕水誤也查洽通鑑晉愍帝紀建興元年代公又作新平城于灑水之陽胡身之注云班固地理志右北平後魏縣灑水南至無終東入

庚師古曰灑水水翻又音郎爾翻酈道元水經注庚水與鮑邱水合後靡在東與平城相去甚遠新平城不在此灑水之陽也據魏書道武帝西如馬邑擣灑源則灑水蓋出于馬邑而東北流逕平城

之南也酈道元魏人也其注水經敘代都之事宜詳初不言平城有灑水但言灑水逕平城南耳班志雁門陰館縣樓煩鄉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累音力追翻治音弋之翻竊謂水

出累頭山疑當時亦有累水之名師古音從平聲音相近也意道元所謂灑水即灑水也丁度集韻灑灑灑三字同注云水出雁門則亦有見於此矣灑類篇音魯水翻蓋梅澗既不知灑水之非灑水

又不識灑字之義宜其輾轉支離反覆而不可通也說文灑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灑聲力追切灑水出右北平後靡東南入庚從水灑聲力軌切其言與漢志合此篇之水

是灑水非灑水也而丁度以爲灑灑同出雁門是爲悠謬也至于灑本濟濕之灑音他合翻說文作灑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系作灑字而灑字反相沿作燥溼之溼矣灑水導源累頭山故集韻又同出

灑灑字也灑爲灑之省文然已混于濟灑之灑矣宜別白之孫校曰即山海經雁門之水也星衍說

灑水出于累頭山

朱箋曰累力追反

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

沿波歷澗

朱波作坡趙改刊誤曰坡孫潛校改波

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

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二年置朱後下有元字趙刪王莽更

名富臧矣官本曰按今本漢書作富代魏皇興二年官本曰按皇興近刻訛作

齊平徙其民于縣立平齊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富代明年秋八月即改為皇興不當云三年也方輿紀

要云平齊城在大同府西二十里漢平城縣地宋志泰始五年魏人徙升城歷城民望于桑乾

因立平齊郡以處之泰始五年正皇興之三年也然于天安之號又不符矣顧氏所引又不見

于沈約志事在魏書慕容白曜崔元伯劉休賓房崇官本曰按原本上下言諸傳隋書地理志郡尋廢故地形志無此郡也從近刻灤水又東北流左會

桑乾水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朔州馬縣西北上平案朱趙作上平

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潦涓水者也耆老

云其水潛通官本曰按近刻脫通字承太原汾陽縣北

燕京山之大池趙大改天刊誤曰實字記代州雁門縣下引水經注池在

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其水二

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冲照池

中嘗趙作無斥草及其風籜官本曰按斥太平御覽引作片籜近刻訛

刊誤曰元字衍文王莽更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富代魏皇興二年官本曰按皇興近刻訛作

明年秋八月即改為皇興不當云三年也方輿紀

因立平齊郡以處之泰始五年魏人徙升城歷城民望于桑乾

言諸傳隋書地理志郡尋廢故地形志無此郡也

孫校曰元和郡縣志朔州馬縣西北上平案朱趙作上

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潦涓水者也耆老

云其水潛通官本曰按近刻脫通字承太原汾陽縣北

燕京山之大池趙大改天刊誤曰實字記代州雁門縣下引水經注池在

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其水二

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冲照池

中嘗趙作無斥草及其風籜官本曰按斥太平御覽引作片籜近刻訛

作澤案朱作斥作澤案曰御覽引此作

釋曰元和志澄渟鏡淨潭而不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渟字案朱脫箋曰

池週迴八里案朱趙同趙方下增八字

池中會無片草及其風纒趙改片改籀

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

稽之耘鳥也

官本曰按耘近刻訛作私案朱作私箋曰當作耘鳥趙改耘

其水陽燠不耗

官本曰按

漢近刻訛作焯案朱趙作焯刊誤曰箋曰克家云焯當作早按集韻焯火乾也義亦通

陰霖不濫無能測其淵

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于池側忽過大

風

趙刊誤曰箋曰過當作過按過字不誤

飄之于水有人獲其輪于桑乾泉

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

方可五六十步

官本曰按原本作五六里從近刻

清深鏡潔不異大

朱箋曰宋本作

天趙改天

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

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矣蓋狄語音訛

官本曰按音近刻訛作言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言當作音下云馬磨聲相近是也

馬磨聲相近故爾其水東逕馬邑縣故

城南于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于武州塞內

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案朱趙作周

下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

官本曰按近刻脫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崩下落者字劉昭郡國志補註校補

有

馬馳走一地

官本曰按近刻脫馳字誤曰馬下落馳字劉昭郡國志補註校補

周旋反覆父老異之

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之爲馬邑

官本曰按近刻脫之爲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遂名下落之爲

二字劉昭郡國志補註校補

或以爲代之馬城也

趙釋曰方輿紀要馬城在大同府東北境漢縣屬代郡東部都尉治此東漢元初六年鮮卑寇

馬城塞鄧遵擊破之魏明帝太和二年鮮卑軻比能圍護烏桓校尉田豫于馬城卽此十三州志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

諸記紛競未識所是

漢以斯邑封韓王信後爲匈奴所圍信遂降之王莽更名之曰

章昭其水東注桑乾水

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箋曰李云流下當有注字趙依增

桑乾

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北臨河又東南右合灤

水亂流枝水南分

官本曰按水近刻訛作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之當作津按當作水下云桑乾枝水是也

桑

乾水又東左合武州塞水

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案朱趙作周趙刊誤曰箋曰孫云地理志作武州按州

周音同通用

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曰沒城南南蓋夕陽

西頽戎車所薄之城故也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故城也故城箋曰舊本作城故趙依改案朱作

東有日中

城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榮案朱作榮箋曰當作東趙改

城東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黃瓜

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

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屈逕其堆南徐廣曰猶廬廢

嫡子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

趙釋曰全氏曰道元身為拓跋臣子其不敢斥言六修之變明矣徐廣曰一條疑是後人所加

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

乾郡北

官本曰按近刻脫乾字案朱脫箋曰孫云當作桑乾郡趙增

大魏因水以立郡受厥稱焉

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東溪

西北流逕故城北所未詳也又西北入桑乾枝水

桑乾枝水又東流長津委浪

官本曰按近刻脫長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津上落長字

通

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

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

濫其上儼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惟良木

耳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滎陶縣之故城

官本曰按滎古注字此下近刻衍南字案朱趙有

故曰南池也南池水

朱趙無南字

又東北注桑乾水為

趙作與

灤水自下竝受通稱矣

官本曰按近刻脫自下二字案朱趙無

灤水又東北

逕石亭西

官本曰按石近刻訛作魏魏趙增巨字刊誤曰魏亭上落巨字

案朱作蓋皇魏天賜三年之所

經建也灤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

于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故宮廟樓樹基雉尚

崇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野為升眺之逸地矣灤

水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又東崞川

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崞川下落水字水南出崞縣故城南官本曰按

崞下近刻衍山字案朱趙有趙釋曰一清按兩漢志俱作崞縣地形志恆州繁時郡領縣曰崞山則正道元時新制不得云故城也蓋其率筆耳王莽之崞張

也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處二山之中官本曰按二近刻訛作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三當作二二山謂

玄岳及崞山也故以崞張為名矣其水又西出山謂之崞口北

流逕繁時縣故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繁時下落縣字王莽之當要

也又北逕巨魏亭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案朱趙無又北逕劇陽縣

故城西王莽之善陽也趙刊誤曰箋曰孫云一作鄴陽按漢志是善字不從乃作鄴按十三州志曰

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其水又東注于灤水灤水

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水出涼城旋鴻

縣朱箋曰後魏地形志恆州梁城郡有祗鴻縣一本作祗鴻縣趙釋曰一清案魏書地形志梁城郡祗鴻縣註云一本作祗鴻與此異文疑是史誤西南五



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北俗謂之獨谷孤城水

亦即名焉東合旋鴻池水朱箋曰孫云後魏書曰代都有旋鴻池水出旋鴻

縣東山下水積成池官本曰按積近刻訛作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即當作積黃省會本校北引魚

水水出魚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納川流以成巨

沼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川城之南池官本曰按

涼川城近刻訛作涼州池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涼州池全氏校改涼川城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

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河案朱趙同雖隔越山阜鳥道不遠雲霞之間常有官本曰按此下有脫

文案朱趙同趙釋曰朱氏謀墟箋云下脫少數字西南流逕旋鴻縣南右朱作又箋曰宋本作右趙改右合

如渾水趙釋曰一清按太平寰宇記雲中縣下引水經注曰雲中衙河水西是總

二水之名矣如渾水又東南流逕永固縣官本曰按永近刻訛

作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水固疑是永固之訛考魏書地形志並無此縣名按地形志恆州代郡領永固縣縣以太和中因山堂之

目以氏縣也右會羊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年水案朱作年箋曰孫云當作羊水趙改羊水出平

城縣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

按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垂自河西還

官本曰按近刻垂訛作寶西訛作而案朱同趙寶不改而改西刊誤曰而當

西軍敗于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衆北至參合見積骸如

山設祭弔之禮

朱作設弔之箋曰十六國春秋云設祭弔之禮趙策改祭並無禮字

死者父兄皆號泣六

軍哀慟

官本曰按近刻脫六軍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哀慟上黃省會本有六軍二字

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焉

輿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卽此城也北俗謂

之老公城

官本曰按北上近刻衍故字城下有也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故字也字俱衍文

羊水又東注于

如渾水亂流逕方山南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趙無朱嶺上上屬趙嶺字上屬嶺

嶺上有

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

之四周隅雉列樹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

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爲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

朱趙作雉

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扶案朱作扶箋曰疑作趺趙改

張青

石屏風

官本曰按張近刻訛作帳案朱作帳箋曰孫云疑作張趙改張

以文石爲緣竝隱起忠孝之容

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爲碑獸碑石至佳

朱至佳作在冢箋曰宋本作碑石至佳趙改至佳

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闔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

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

鏡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羊水又東注五字係衍文如渾水又南至靈

泉池枝津東南注池池東西朱趙有一百步南北二

百步池渚舊名白楊泉泉上有白楊樹官本曰按有近刻訛作

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柞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

山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源亭觀繡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

下如渾水又南逕北宮下舊宮人作薄所在趙釋曰一清按

作作部沈約宋書亦作部均沿習之非據漢書宣帝紀云為娶暴室帝夫許廣漢女應劭曰

暴室宮人獄也今日薄室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為名或

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織務既多因置獄官主治其罪人故往往云暴室

獄耳然本非獄名應說失之矣此云作薄與穀水篇注薄隸諸徒咸敬之文皆即薄室之薄或

又訛作薄字者誤也如渾水又南分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逕虎圈東魏太平真君五

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聖上親朱作觀簽曰宋御圈上勅虎士

効力于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朱箋曰：按穆天子傳云：虎在乎諷中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即

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圖也。趙釋曰：危林曰：後魏書曰：王徽字洛

誠晉陽人，姿貌偉麗，文明太后臨朝，徽見幸，為侍中，吏部尚書，愛寵日隆。太和二年，高祖及太后率百僚臨虎園，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坐，侍御驚靡，徽執戟禦之，虎乃退。親任轉重，進爵

中山王徽，薨，太后親臨哀，勸葬。城東高祖登城樓，望之，立祠都南。又詔褒徽圖其捍虎狀于諸殿，高允為讚。京師士女造新聲而弦歌之，名曰中山樂。善長託喻奔戎，蓋晦其事，微露捍虎亦

迂詞也。又逕平城西郭內魏太常七年所城也。官本曰：按城近刻訛作城。案朱常作當

城作成，趙改刊，謾曰：箋曰：當當作平。按黃省曾本，作太常魏明元帝年號也。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道元不應遺下二字，單稱太平，朱氏誤矣。城周西郭外有

郊天壇，壇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其水又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水南又案朱訛趙乙刊謾曰：南又二字當倒互。屈逕平城縣故城南。南史記曰：高帝先

至平城，史記音義曰：在雁門，卽此縣矣。王莽之平順也。魏天興

二年，遷都于此。太和十六年，破安昌諸殿。官本曰：按安昌上近刻有造太華二字。案朱趙有

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朱作先箋曰：當作元。趙改元。中陽端門東

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東堂東接太和殿

殿之東階，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朱無石字，箋曰：古本有一石字，趙增。是洛陽八風谷

之緇石也

官本曰按上石字近刻訛在之字下案朱之下有石字箋曰古本無此石字緇下又箋曰此下石也殿之東北至蓋天九百一十三字諸本錯入九卷淇水

注中今據宋本改正

此趙刪上石字餘同

太和殿之東北官本曰按太和二字近刻因與淇水互舛遂脫入淇水注內訛作太和泉源水案朱趙無

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圖古聖中心臣

烈士之容刊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游筆

官本

曰按近刻訛作于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文魏書藝術傳蔣少游樂安博昌人慕容白矚之平東陽見俘于平城克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刻畫高祖文明太后常

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驟被引命屑屑禁圍以規矩刻鑽為務因此大蒙恩錫後于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準量魏晉基址少游有文

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恆以割剝繩尺碎劇慮慮徒倚圍湖城殿之側譏者為之

堂南對白

慨嘆而乃坦而為己任不告疲恥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

臺臺甚高廣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

官本曰按道近刻作路案朱同趙改

之圖錄祕籍悉積其下臺西即朱明閣直侍之官出入所由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所由下吳增本有也字

其水夾御路南流逕蓬臺西

魏神瑞二年又建白樓

官本曰按又下近刻衍毀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全氏云毀字衍文

樓甚高竦加

觀樹于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綺分

朱箋曰宋本作粉

謂之白樓也後置大鼓于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為城里諸門啓

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昌黎

王馮晉國所造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太師黎昌憑晉國所造案朱同箋曰憑當作馮

按後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也官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孝文即位為侍中太師趙改同官本

之加以金銀火齊衆綵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永寧七

級浮圖西官本曰按永近刻訛作水案朱作水箋曰當作永趙改永其制甚妙官本曰按近刻脫其字案朱脫箋曰西宋本作其

趙存西工在寡雙又南遠朱箋曰一作遠趙改遠出郊郭郭柳蔭街絲楊

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圍漑官本曰按近刻作挽案朱趙同趙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圍繞按沈各臻曰園挽謂灌園者所汲挽也二

字不長塘曲池所在布獲故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

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

高城若邱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

朱趙作阜即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

奴所圍處孫暢之述畫曰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能畫作美

女送與冒頓闕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于此矣

其水又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爲太上皇朱趙有也字所居故

宮矣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

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于此余爲尚書祠部與宜

都王穆羆同拜北郊親所經見朱羆作羆經作逕箋曰羆當作羆逕當作羆按後魏書穆羆兄弟爲官都王趙竝改

柱側悉鏤雲矩朱趙作炬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悉鏤雲矩字誤當作雲鏤按玉篇炬火炬雲炬形容雕鏤之巧光炫奪目也上作蟠螭

甚有形勢信爲工巧去子丹碑則遠矣官本曰按則近刻訛作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側當作則

其水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洽皇都洛陽

以爲恆州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

建也兼諸嶽廟碑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朱作五箋曰宋本作三成趙改三或四周

欄檻上階之上以木爲圓基令互相枝梧官本曰按互近刻訛作干案朱趙同以版

砌朱作切箋曰宋本作砌趙改砌其上欄陛承阿上圓制如明堂而專室四尸室內

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輿親降受錄靈壇號曰天師孫校曰天師出黃帝素問

宣揚道式誓重當時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龜四年造抑

亦柏梁之流也。朱箋曰漢書武帝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服虔注云用百頭梁作臺因名焉臺榭高廣。官本曰按近刻脫榭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臺下榭字各勝志校增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太平真君

十一年又毀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繼禡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真

容驚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和中闈人

宕昌公鉗耳慶時。官本曰按慶近刻訛作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魏書闈官傳王遇字慶時本名惡地馮翊李潤鎮羌也姓王氏後改氏鉗耳賜爵

宕昌公處字誤立祗洎舍于東臯。朱趙作椽瓦梁棟臺壁櫺陛尊容聖像及

牀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惟列壁合石疎而不密庭

中有祗洎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

塔桀時。趙作相望法輪東轉茲為上矣其水自北苑南出

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

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

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二戶九堂案朱同趙仍戶

改堂為室刊誤曰明堂月令白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



輪飾縹碧官本曰按近刻脫縹字 案朱脫趙增 刊誤曰飾縹下落碧字各勝志校增 仰象天狀畫北道之宿焉

蓋天也官本曰按上洛陽八風谷之縹石也自石字起至此句天字止近刻訛在淇水注 內右合泉源水下原本不誤又此句朱謀璋云當作畫北辰列宿象蓋天也 案

朱作畫北通之宿鳥趙改刊誤曰箋曰此處有訛誤當云畫北朱作畫北通之宿鳥趙改刊誤曰箋曰此處有訛誤當云畫北 每月隨斗所建之辰

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于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側

結石為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如渾水又南

與武州川水會官本曰按州近刻訛作周下同 案朱趙作周下並同 水出縣西南山

下一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

逕武州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州朱趙作周朱箋曰孫云 武周桓周漢志皆作州 也又東

北右合黃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黃山水 案朱同趙 改刊誤曰山當作水以下水字下屬 水西出黃阜

下東北流官本曰按東近刻訛作重 案朱作 重箋曰孫云疑作東趙改東 聖山之水注焉水

出西山東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州川官本 曰按

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山西溪水水道州近刻訛作周 案朱趙同

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七十步官本 曰按

近刻訛作六十七步 案朱訛  
趙乙刊誤曰十七二字當倒互

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

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東方

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

燼之木晝夜火然得

朱作鼠箋曰古本作得兩猛風不滅考之神異經云得  
暴風不猛猛雨不滅吳本改作鼠雨誤矣趙改暴

雨猛

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外

朱作火箋曰神異經作  
時時出外趙改外

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爲布謂之火

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卉物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

亦名燧臺矣

朱作榮箋曰榮當作燧郡國志云連渾府遙火山西有火井炎  
氣上升常若微電以草爨之煙騰火發故名燧臺趙改燧

火井

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

又同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勢熱又同 案  
朱訛趙乙刊誤曰勢熱二字當倒互

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

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爲目井東有火井祠

官本曰按火近刻  
訛作文 案朱作

文箋曰謝云文井祠當作火井祠孫云三卷圖  
陽縣注中鴻門縣亦有火井祠趙改火

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

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崖下有風穴

官本曰按崖近刻訛  
作岸 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岸名勝  
志引此文作崖  
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

盛暑猶須襲裘寒吹陵人朱趙陵不可暫停而其山出雞烏形類

雅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續采紺發黠若丹砂性馴良而易

附非童幼子捕而執之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赤鬚烏亦曰阿雞烏按

小爾雅官本曰按近刻脫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

者謂之雅烏白脰而羣飛者官本曰按脰近刻訛作頭下同案朱作

燕烏大而白脰者謂之蒼烏爾雅曰鸞朱作鸞趙改鸞斯卑居也孫

炎曰官本曰按炎近刻訛作交卑居楚烏犍為舍人以為壁居官本曰

訛作壁屋案朱同趙改壁居刊誤曰箋曰壁屋字誤當作卑居按今李巡註既無可考壁屋

二字以廣異名否則爾雅原文既以鸞斯為卑居孫炎又以卑居為楚烏乃復云犍為舍人以

為卑居辭重義複類于屋上架屋也蓋卑之轉音為壁屋義又與居近壁屋疑即卑居之一名

又鸞斯之鸞上從與不從鸞音渥爾雅釋鳥鸞山鸞是也今刻誤以鸞為鸞朱氏亦失箋

說文謂之雅雅楚烏莊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烏也官本曰按

有者字案朱趙有刊誤曰箋又案瑞應圖有二足烏赤烏白烏之名而  
曰宋本無者字按者字宜有  
無記于此烏故書其異耳自恆山已北竝有此矣其水又

東北流注武州

朱趙作周下增

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

水側有石祗洄舍並諸窟室比邱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

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

官本曰按巖近刻作崖案朱趙作崖

真朱作其箋曰宋本作真容趙改

真容巨壯世法所希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締案朱作締趙改稀刊誤曰締通鑑注引此文作稀

山堂水殿煙寺

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

記曰平城西二十里武州塞口者也

官本曰按城下近刻衍宮字州訛作周案朱衍趙刪

自山

口枝渠東出入苑漑諸園池苑有

朱作圃箋曰圃宋本作有趙改有

洛陽

殿殿北有宮館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

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

熱同

朱作間箋曰間宋本作同趙改同

樵炭也又東注武州川逕平城縣

南東流注如渾水

官本曰按東字近刻訛在南字上案朱趙同

又南流逕班氏

中板仿官本誤作平城

縣故城東王莽之班副也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分註引秦地圖書班氏莽曰班副

關關

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俗謂之去留城

也如渾水又東南流注于灤水灤水又東逕平

邑縣故城南

官本曰按逕下近刻衍北字案朱衍趙乙刊誤曰逕北二字當倒互

趙獻侯十三年城平

邑地理志

朱趙有曰字

屬代王莽所謂平胡也十三州志曰城在高柳

南百八十里

官本曰按近刻脫百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通鑑注作百八十里落百字

案朱脫趙增刊

北俗謂之醜寅

城灤水又東逕沙陵南魏金田之地也事同曹武鄴中

定矣

官本曰按此語有脫誤裴松之注三國志引魏略云河北始開以王脩為司金中郎將續漢書百官志本注云曹公始置司金中郎將利權悉歸于上矣趙釋曰一清按鄴

中定未詳三國志注引魏略曰河北始開以王脩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不傳而魏武與脩書云初立司金之官又引馮父陶正桑宏羊為喻續漢書百官志曰本注曰郡國鹽官鐵

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迨曹公始置司金中郎將利權悉歸于上矣魏書食貨志云世宗延昌二年秋恆州上言白登山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踰上品詔置

銀官常令採鑄元魏金田之制殆仿曹氏歸權于上之意乎金田即銀鑛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叔治黃白異議蓋金銅而專言金銀也

灤水又東逕

狝氏縣故城北

朱趙並無又字趙釋曰一清按孟康曰狝音權氏音精

王莽更名之曰狝聚

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二十里俗謂之苦力干

城矣

官本曰按謂近刻訛作為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為當作謂

灤水又東逕道人縣故城

南地理志

朱趙有曰字

王莽之道仁也地理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

仙人遊其地故因以為城名矣今城北有淵潭而不流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注案朱趙作注故俗謂之為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

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灤水又東逕陽原縣故

城南地理志朱趙有曰代郡之屬縣也北俗謂之北鄆州

城官本曰按比近刻作北案朱趙作北灤水又東安陽水注之官本曰按近刻脫安字上衍流又東三字

案朱同趙存流刪又東增安字刊誤曰箋曰宋本無流又東三字按流字宜存又東二字重文宜衍陽水上落安字水出縣東北潭

中官本曰按潭近刻訛作澤案朱趙作澤北俗謂之太拔迴水朱趙重水字自潭東

南流注于灤水官本曰按潭近刻訛作源案朱作源趙改澤刊誤曰源當作澤上云水出縣東北澤中是也孫潛校改又東

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二十二年主父封長子章為

代安陽君官本曰按近刻脫主父二字案朱趙無此即章封邑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章是武靈王子鄴氏誤記也王莽之

竟安也官本曰按竟近刻訛作競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作竟安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

陽故此加東也灤水又東逕昌平縣朱趙無又字溫水注之

水出南境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注朱趙作逕趙釋曰一

清按下有脫文灤水灤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

昌也昔牽招為魏鮮卑校尉屯此趙釋曰按一統志昌平故城在蔚州北魏太和中置漢昌平縣屬上谷郡今順天府

昌平州界是也今蔚州乃漢代郡地漢時桑乾為代郡治不應上谷之縣反在其西昌平縣是後魏所僑置水經注以為即牽招所屯非是地形志平昌郡領昌平縣天平中置而失太和所置郡縣事

也灤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

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

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温湯療疾

有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

二十二年伐烏丸入涿郡逐北遂至桑乾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遂北遂至桑乾案朱同箋曰宋本作逐

北遂至趙正于此也官本曰按正近刻訛灤水又東流朱作水入東流趙改

依宋本改入宋本作又按朱箋曰周禮嘔夷之川鄭注云嘔夷祁夷水注之即祁夷而灤注灤水云即嘔夷水出平

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

十九年以汾門予燕易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趙釋曰史記趙世家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

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葛城又名西河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北五十里平舒故城在蔚州靈邱縣北九十三里夫既知葛城在高陽則武陽平

舒必相去不遠先是惠文王二十一年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平亭今名涓城在清州文安縣北七十二里是時趙境東逼故燕以三邑予之易土焉城廢縣今安州治武場地闕平舒今大城縣也漢曰東平舒屬勃海郡師古曰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是也徐廣既誤證括地志又因之均為非矣 王莽更名之

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揚武將軍馬成為侯國 官本曰按揚近刻訛

作陽 案朱訛趙改刊誤 曰陽後漢書馬成傳作揚 其水控引眾泉以成一川魏土地

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 朱箋曰舊本作有城平舒 西南五

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 孫校曰然則又兼代水之名 祁夷

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

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曰

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

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 卽廣野君所謂杜飛

狐之口也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卽實非也如淳言在代

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卽于此道也

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 朱作二門 字箋曰二



門字宋本俱作關趙改二關字

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瑣

朱趙作瑣亭

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

盧植言初築此城板榦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

中營城自護結葦爲九門于是就以爲治城圓而不方周四

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曰東城趙滅代

官本曰案此下有脫文趙釋曰一清按此下有缺

文漢封孝文爲代王

趙釋曰一清按前漢代郡治桑乾後漢移治高柳漢志代郡下應劭曰故代國孝文所都非也文帝初封代王都晉陽徙中都

未嘗居代

梅福上書曰代谷者恆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

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厭狄亭魏土地

記曰城內有一泉一泉流出城西門

官本曰按泉近刻訛作源下同案朱趙

作一泉流出城北門一泉皆北注代水

趙釋曰一清按代城今蔚州治也東

城今蔚州東二十里之代王城也城內有泉二東西分流與道元說合是此文當在東城之下恐後來傳寫倒錯耳

祁夷水又東北熱

水注之水出綾羅澤澤際有熱水亭其水東北流

注祁夷水祁夷水

朱趙無此三字

又東北谷水注之水出

昌平縣故城南

官本曰接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

又東北入祁夷

水祁夷水右會逆水

朱無二水字趙增刊誤曰兩祁夷下俱落水字

水導源將城

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

朱趙有一字

十五里疑即東

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盧植曰此城方就而板榦自移

趙釋曰劉昭郡國志

補註引干寶搜神記曰代城始築立板榦一旦亡西南移四五十里於澤中自立結葦為外門因就營築焉故其城周圍二十五丈為九門故城處呼之以為東城一清按魏書李元護傳叔愷為東代郡太守蓋太和遷洛以後以平城為代郡故以漢代郡之代縣為東代地形志代郡秦置孝昌中陷天平二年置領平城太平武周永固四縣而無東代郡且後魏時代郡又屬肆州本紀太和十一年肆州之代郡民饑靈徵志神龜二年白鹿見代郡倒刺山皆故代縣地而志又缺則知所遺多矣

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或傳書倒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辨

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

趙西下增流字刊誤曰又西下落水字下云逆之為名以西流故也可證

逆之為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

水自淵東注之者彥云

官本曰按彥近刻訛作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彥當作彥

有潛龍出于

茲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潭深不測而水周多蓮藕生

焉祁夷水又北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

是代之東城而非所詳也又逕昌平郡東魏太和中置西

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連水趙釋曰一清按黃氏本作蓮水非入焉水出雒

督趙釋曰一清按孟康曰音句無師古曰雒音工頭反音莫豆反縣東西北流逕雒督縣故

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趙釋曰寰宇記蔚州飛狐縣下引水經云廣昌縣有古板殿城今本無之一清按北史魏紀明

元帝永興四年八月壬子幸西宮臨板殿大饗羣臣即是處也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南通

大嶺卽實朱趙作此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

疑是城也尋其名狀付理爲非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

到刺山水注之水出到刺山山西山甚層峻未有升其

巔者官本曰按嶺近刻訛作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嶺當作巔魏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刺

山山上有佳大黃也趙釋曰一清按寰宇記云出板大黃其水北流逕一故亭

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注連水連水又

北朱趙不重連水二字逕當城縣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

陳豨于當城卽此處也應劭曰孫校曰師古引作闕駟說當桓都山作城故曰

當城也 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 祁夷水

西有隨山 山上有神廟 謂之女郎祠 方俗所祠也 祁夷水

又北逕桑乾故城 東而北流 注于灤水 地理志

曰祁夷水 出乎舒縣 北至桑乾 入灤 是也 趙彙曰全氏曰按鄭

康成注職方誤以嘔夷為祁夷而顏師古從之不知班志已自了然蓋嘔夷澗水也故于澗河之下大書曰并州川則其為嘔夷水無疑矣入灤今本漢書作入沽蓋誤字也當作入治

灤水 又東北逕石山水口 水出南山 北流逕空

侯城 東魏土地記曰代城東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也 官本曰按近刻

脫者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空侯城下黃省會本有者字無也字彼此各缺一字可互證也 其水又東北流注灤水

灤水 又東逕潘縣故城北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潘城縣北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兩漢志俱作潘縣此當云

潘縣故城 東合協陽關水 水出協溪 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

南九十里 有協陽關 關道西通代郡 其水東北流 歷笄

頭山 關闕曰笄頭山 在潘城南 卽是山也 又北逕潘縣

故城 左會潘泉 故瀆瀆舊上承潘泉于潘城中

或云趙作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

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

朱趙有一字 百一十里有潘縣地理志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

廣十數步東出城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

旱則不流惟泝泉而已關水又東北流注于灤

水灤水朱趙不重灤水字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曰下

洛城西南二十里官本曰按西南近刻訛作西西案朱作西西趙改西南刊誤曰箋曰當作而匹按當作西南有雍

洛城桑乾水在城南南東流者也灤水又東逕下

洛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下落縣故城南王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廣甯縣廣

甯郡治趙釋曰一清按地形志無此文蓋孝昌後已廢省矣魏書穆肅傳太和十六年除燕州刺史鎮廣甯即此魏土地記曰去平

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堯廟灤水又東逕高邑亭北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七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灤水下落又東逕高邑亭北七字黃省曾本校補又東逕三臺北灤水

又東逕無鄉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燕語呼毛爲無官本曰按毛近刻訛

作亡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按亡與無同詩何有亡可證也佩麟集河朔謂無曰毛後漢書馮衍傳飢者毛食章懷註云按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無鄉似舊俗呼

為毛鄉鄭故引地理風俗記之文以釋之不然亡無音義並同何須說得其城在今直隸保安州南今改宜鄉也趙釋曰一清按地形志東部置孝昌中陷天平中領流民東部置孝昌中陷天平中領流民置寄治幽州宜都城即宜鄉也

灑水又東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逕字案溫朱衍趙刪刊誤曰逕字衍文

泉水注之水上承溫泉于橋山下魏土地記曰

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山下有溫泉官本曰按近刻脫一

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泉上有祭堂雕簷華宇被于浦上

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

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朱作越趙改赴刊誤池水北流

入于灑水灑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

柔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官本曰按柔近刻訛作子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子當作柔柔玄鎮乃魏六鎮之一

胡三省通鑑註曰柔玄鎮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魏太和十八年如柔玄鎮即此方輿紀要云孝昌初柔玄鎮民杜洛周反于上谷圍燕州鎮蓋與上谷接壤在今大同府大同縣界

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

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嘗城西北四十里

有且如城故縣也代稱不拘名號變改校其城郭趙城改程刊誤曰城黃省會本作程

相去遠矣地理志曰中部都尉治于延水出縣北塞外

即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地理

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

俗謂是水為河頭趙河作阿下同河頭出戎方土俗變名耳又東

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東逕延

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陵鄉故縣也

俗指為琦城官本曰案近刻訛作俗指謂之琦城川案朱趙同又東逕羅亭又東逕

馬城南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北案朱趙作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于大甯

郡北右注鴈門水趙刊誤曰箋曰于宋本作流按于字不誤山海經曰鴈門之

水出于鴈門之山鴈出其門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劉昭郡國志補註引山海

經曰鴈門者鴈飛出于其門闕字誤也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嶺霞舉雲

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

北舊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虜趙王遷以國為郡朱以國作國

以國為郡趙改二莽之所謂厭狄也趙釋曰一清按此是前漢西部郡尉治後漢代郡治此建武十九年世

祖封代相堪為侯國昔牽招斬韓忠于此處趙釋曰一清按卮林曰魏志牽招傳韓忠之頭非斷

子經之手注誤也又傳稱遺詣柳城地理志高柳屬代郡柳城屬遼西相去遠矣善長又誤城在平城東南六十七里趙作六十七里

于代為西北也鴈門水又東南流屈逕一故城背山

面澤北俗謂之叱險城鴈門水又東南流屈而

東北積而為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

餘里廣朱趙有十五里蒹葭藂朱作藂生焉敦水注

之其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官本曰按近刻其訛作導山字訛在之字下案朱

同箋曰導當作其趙改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

其仍之山二字道入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東又案朱訛

趙乙刊誤曰東澌水注之水出東阜下朱無下水字趙增刊西北

又二字當倒互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敦水亂流



東北注鴈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水出

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鴈門山

謂斯水也鴈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陽門

水與神泉水合

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  
趙增刊誤曰神泉下落水合二字

水出葦壁北

水有靈焉及其密雲不雨陽

趙作陽

旱愆期多禱請

趙作請禱

焉水有二流世謂之比連泉一水東北逕一

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注陽門水又

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何道城北又東託台

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于葦壁北東逕陽門山

南託台谷謂之託台水汲引泉溪渾濤東注

官本曰按

近刻渾訛作澤又重一澤字案朱訛衍趙  
改刪刊誤曰澤當作渾下澤字重文宜衍

行者間

朱趙有一字

十餘渡東逕

三會城南又東逕託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

北東北注鴈門水鴈門水又東逕大甯郡北魏

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脩水東流

注于鴈門水也地理志朱有曰字箋曰疑衍趙刪有于延水而無

鴈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鴈門之目而無說于

延河官本曰按無近刻訛作燕案朱作燕箋曰當作無趙改無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鴈門郡疆陰縣諸聞澤在東北而是澤竟無聞焉自下亦

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林故時人亦謂是

水為葦桑河也斯乃北土葦桑至此見之因以名焉于

延水又東逕岡朱趙作城南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

相秦號岡成君疑即澤所邑也趙釋曰一清按是時秦未并燕地恐誤實字記許州許昌縣有剛城燕人蔡澤封此世

名武岡城于延水又東朱延上脫文箋曰疑脫一于字趙增左與寧川水合

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甯縣故城西東南流注

于延水于延水又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此十九字案朱脫趙增不重于延水三字刊誤曰東南流下落逕小甯縣故城西東

南流注于延水又東十六字黃省曾本校增逕小甯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西部

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

城昔邑人班

趙釋曰一清按樂史曰或作瓊

邱仲居水側賣藥于甯百餘年人以爲

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棄于延水

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失怖

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案朱作北箋曰疑作此

趙改

此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爲夫

朱作大箋曰謝云一

作夫餘王

趙改夫餘王驛使來甯

官本曰按來近刻訛作永案朱作永箋曰擗云永當作來趙改來

案朱作

此方人謂之謫

仙也

官本曰按此近刻訛作北案朱訛趙改刊謾曰北當作此與上此人失怖之此誤作北正同

于延水又東黑城

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源合注

總爲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甯

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

地理志云廣寧也王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北百

三十里

官本曰按近刻脫城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下洛下落城字

有大甯城于延水又東南

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

曰城在鳴雞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寧川于延水又東

南逕鳴雞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二十

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

于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于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

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于山而自殺代入憐之為立祠

焉因名其山為磨笄山官本曰按其山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其下疑脫地字按非也孫潛校改山又案朱箋曰孫云磨

笄山在今保安州漢涿鹿縣秦上谷郡治每夜有野雞羣鳴于祠屋上故亦謂之為鳴雞

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

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

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于

山側因名之為磨笄之山未詳孰是于延水又南逕且

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久居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所謂二字案朱趙無趙刊誤曰箋曰舊本作王莽之

其水東南流注于灤水地理志曰于

延水東至廣寧入沽官本曰按沽原本及近刻並訛作治今據漢書改正案朱作治趙改沽刊誤曰全氏曰灤水即治水既

所謂文居也按漢志是久字改作文非

延水東至廣寧入沽

云注濕而又以入治爲非乎考漢志是沽字方輿紀要云沽當作治劉氏似指伯莊然于延水  
本入治酈故以班志入沽爲非與祁夷水之入沽誤正同祁夷水師古改作入濕趙釋曰一清  
按今本漢書作東至寧入沽誤也地理志上谷郡有寧縣有廣寧縣據是注當作廣  
寧非寧也入沽當作入治治即酈也道元故以爲非觀此則六朝時已訛治爲沽矣 非矣

### 又東過涿鹿縣北

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

縣故城南王莽所謂拈陸也

官本曰按拈近刻訛作禿 案朱趙作禿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作拈陸音如拈徧九州之

拈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

官本曰按阿近刻訛作河 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河當作阿

卽于是也 官本曰按近刻作是處也 案朱趙作卽于是處也

其水又東北與阪

泉合

朱阪作波趙改刊誤曰箋曰阪一作阪按寰宇記媯州懷戎縣下云羹頡山黃帝祠有泉湛而不流卽古阪泉也又云阪山史記云軒轅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卽此是也

水道源縣之東泉

朱趙水上有其字

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

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黃帝祠晉太康地

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 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

出蚩尤城城無東

朱趙作南朱箋曰古本作東趙釋曰一清按黃氏本作東

面魏土地記稱涿鹿

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 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

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涿水又東逕平原郡

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僑郡以統流雜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雜案朱訛趙改刊謾曰離當

作雜

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灤水亦云

涿水枝分入匈奴者謂之涿邪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案朱脫趙增

地

理潛顯難以究昭非所知也灤水又東南左會

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

村故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水出平鄉亭

西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北逕陰莫亭

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會牧牛山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水字

案朱脫趙增刊謾曰山下落水字

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

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

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者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

一神牛駭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

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谷朱作國箋曰宋本水與浮圖溝水

注之水出夷輿縣故城西南出上朱趙無王莽以為朔調

亭也其水俱西南流注于滄水朱無流字趙增刊誤曰滄水

又西南右合地裂溝朱趙不重滄古老云晉世地裂分此界

闌成溝壑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滄

河又西逕居庸縣故城南朱趙不重魏上谷郡治昔劉虞

攻公孫瓚不克北保此城為瓚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

縣下城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滄河

又西朱趙不重右與陽溝水合官本曰按右與近刻詭作與右案

出縣東北西南流逕居庸縣故城北官本曰按近刻脫故

西逕大翻小翻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

共秀競舉羣峯之上郡人王女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蒼頡

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女仲所易文簡便于事

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

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

趙刊誤曰箋曰古本作首發于道按道字不誤

化為

大鳥

朱作鳥箋曰御覽引作大鳥趙改鳥

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二翻于斯山故其峯

巒有大翻小翻之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

翻小翻山山上神名大翻神山屋東有温湯水口其山在縣西

北二十里峯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温湯療治

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

諸湯下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不得言

朱箋

曰孫云謂不得聲言其熱耳言之則更灼熱矣趙釋曰一清按下有缺文

大

朱作次箋曰宋本作大翻山趙改大

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南注滄河滄河又左得

清夷水口魏土地記曰牧牛泉西流與清夷水

合者也自下一二水互受通稱矣清夷水又西靈

亭水注之

官本曰按亭下近刻衍城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城字衍文

水出馬蘭西澤中衆



泉瀉溜朱作流箋曰宋本作溜趙改溜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溝瀆瀆

水又左與馬蘭溪水會水導源馬蘭城官本曰按近刻脫源字案朱

脫趙增刊誤曰城北負山勢因阿仍趙作溪民居所給惟

仗此水朱趙重一水字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水又南

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次仲落鳥闕于此官本曰按落字近刻訛在

次仲上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故是亭有靈亭之稱矣其水又南流

注于清夷水清夷水朱竝作清水箋曰並當作清夷水趙增夷字又西與泉溝

水會官本曰按與近刻訛作得案朱趙水導源川南平地北注

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蓋齊桓公霸世

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東馬懸車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

也水源出沮孫校曰孟康曰音沮陽縣東而西北流朱而西二字倒箋曰謝云當作而西

乙趙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上

谷郡治此官本曰按秦字下近刻衍始皇字案朱趙有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陰闕題曰

涿鹿東北至上谷城六十里

朱至下脫文箋曰李云疑脫一上字趙增上字

魏土地記曰

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

流注于灤水灤水南至馬陘山謂之落馬洪

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河當作洪

### 又東南出山

灤水又南出山

官本曰按出近刻訛作入案朱訛趙改

瀑布飛梁懸河注壑

湍湍十許丈謂之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灤

水自南出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干水非

也灤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

梁水出焉

### 過廣陽薊縣北

朱箋曰孫云廣陽今京師薊縣今大興趙釋曰一清按章懷後漢書注曰薊縣名本字从契从邑見說文許慎曰周封黃帝之後于薊从

邑契聲讀若薊上谷有薊縣而薊字下云共也則非地名書傳皆相沿作薊字

灤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後漢書曰

朱無後字趙增刊誤曰隋

書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吳武陵太守謝承撰落後字

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卽此城

也謂之小廣陽灤水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魏土

地記曰

朱魏下有氏字趙剛刊誤  
曰氏字衍文後並同

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

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後于薊今城內

西北隅有薊邱因邱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邱矣武王

封召公之故國也

趙釋曰全氏曰薊與燕各是一國其  
後燕并薊耳此承班志之誤

秦始皇二十二年趙作

年滅燕以爲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縮爲燕王更名燕國

官本曰  
按近刻

脫名字

案朱脫趙增曰字刊誤曰更下落曰字趙釋曰顧氏炎武北平古今記云史記始皇  
紀三十六郡無廣陽之名當以昭帝置者爲定地理志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

陽郡王莽改曰廣有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公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云莽曰廣有

縣曰代戎

官本曰按近  
刻訛作成

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  
按漢志云縣曰代戎

城有萬載宮光明殿

朱八字在王莽上趙改刊誤曰八字嘗  
移在次行縣曰代戎之下全氏校趙釋

曰一清按漢書作明光殿論衡亦曰燕  
王且明光宮則光明字疑誤

東掖門下舊慕容儁立銅馬像處昔

慕容廆有駿馬楮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齒四十九矣

官本曰按近刻脫齒字  
元年下落齒字謂馬齒也各勝志校增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

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驄

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讚鐫頌其旁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

門內道左有魏征北將軍建成鄉景侯劉靖碑官本曰按近刻北訛作南成訛作城案朱作

南趙改北成朱趙作城趙刊誤曰何焯云征南當作征北靖薨于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贈征北將軍晉司隸校尉王

密表靖功加于民官本曰按近刻脫靖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表下落靖字楊慎刻水經碑目校增宜在祀典以元

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官本曰按康近刻訛作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元嘉當作元康碑見鮑邱水注揚

于後葉矣灑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

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源

朱作平地道泉趙改同官本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

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遊矚之勝

所也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

南東門注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東門二字當倒互昔銚期奮戟處也朱奮作啓箋曰後漢書銚期從光武徇薊時薊中起兵應王郎之檄光武趣駕

出百姓聚觀滿道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曰趨眾皆披靡及至城門已閉攻之得出趙改奮刊誤曰箋曰謝云啓戟當作榮戟按非也何焯云是奮戟之誤以後漢書本傳校改

其水又東入灑水灑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

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浮圖建刹

朱作利箋曰當作刹趙改刹

窮泉掘得

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墳基趾磐固

官本曰按近刻脫墳字訛作盤案朱趙無墳字趙釋曰一清按此處有脫文朱馨作盤箋曰疑作馨趙改馨

猶自高壯竟不知何王

陵也

朱趙無也字趙釋曰一清按魏書地形志燕郡薊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後人遂因此誤以燕刺王旦戾陵當之非戾陵在薊西南此陵在薊東南觀道元所敘高梁河甚明

金史世宗本紀大定九年二月詔改葬漢二燕王于城東蔡珪傳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基在東城內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于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啓墳其東墓之極題其端曰燕靈王舊舊古極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蓋燕康王劉嘉之葬珪作兩燕王墓辨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觀此則知地形志之非道元疑而未定可謂有識者矣

灤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

西北平地泉流東注

官本曰按近刻脫流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泉下落流字

逕燕王陵

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土地記曰薊東

朱趙有一字

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東南入灤

水

朱趙也在此下

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笥溝

孫校曰雍奴今順天武清縣

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為雍奴侯魏遣張卬樂進

圍雍奴卽此城矣晉溝潞水之別名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潞字案朱脫趙增沽字刊

誤曰竇溝下落沽字全氏校增

魏土地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

與潞河合灤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

趙作

高梁無上源

趙釋曰一清按高梁水首受灤水于戾陵堰見下卷鮑邱水篇

清泉無下尾蓋

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

剛清泉至潞所在枝分更爲微津散漫難尋故

也

### 水經注卷十三

水經注卷十四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濕趙作餘水

沽河朱趙作水

鮑邱水 濡水

大遼水朱趙無大字

小遼水 湏水

濕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

官本曰按漢書地理志上谷郡軍都濕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元史泰定三年溫榆水溢昌十山

水記云溫榆河即昌平之榆河遼史作溫榆本水經注之濕餘水以字相似而訛也今考溫與濕並灑之訛後漢書王霸傳云可從溫水漕溫水乃灑水唐韋挺運米至盧思臺方知渠閉則久壞不脩耳霸所漕者溫水非濕餘水也李賢注引濕餘釋之疏矣灑水有說文為顯證而溫餘見漢書濕餘見水經承訛已久今姑仍之

案趙灑改灑下同釋曰朱氏彝尊曰下舊聞曰按後漢書王霸為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本作溫餘水遼史順州有溫榆河金更懷柔縣為溫陽豈盡無據又昌平多溫泉有流入雙塔河者溫餘之名竊疑因此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習見坊刻遂指濕字為濕字之譌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為悖也一清

按朱氏之言過矣溫是灑之訛溫又是濕之訛自古未聞以濕水為溫水濕餘之名連上篇出累頭山之濕水以受稱漢昌平舊縣自有溫水見濕水注中豈可便以濕餘水當之今本漢志注轉寫成訛後漢因之遂金制度隨地改易此正與隋人誤以屯氏河為毛氏河因置毛州貽笑千古安可感

於後起之文局彼方隅之見盡廢羣籍從我曲說哉方輿紀要云榆水一名濕餘河或名溫榆河即濕餘之訛也金石文字記云水經濕餘水亦灑字之異文昌平山水記云萍城水出萍城北南入于

沙河水經注萍城水出北山南徑萍城東南注濕餘水以此知沙河之為古濕餘水也傳寫之訛或為溫水後漢書王霸傳云云又云溫榆河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為沙河入順義西南謂之西河金人

名縣曰溫陽以此遼史作溫榆河本水經之濕餘河以字相似而訛也觀二顧先生之言則知朱氏以灑為溫非惟不識古傳記之文且不知有灑水者矣可謂不學之甚

水經注卷十四

水經注卷十四

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更始

使者入上谷

官本曰按近刻脫更始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使者上落更始二字孫潛校增

耿況迎之于居庸關

卽是關也其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

有石室二層其戶牖扇扉悉石也蓋故朱趙作古關之候臺矣南則

絕谷累石爲關垣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址案朱趙作址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

層深側道褊狹朱作峽趙改狹刊誤曰峽方輿紀要作狹林鄣邃險官本曰按遠近刻訛作據案朱作據箋曰古本作林鄣遠嶮蓋遠

險之譌吳本改爲據誤趙改遠嶮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

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逕軍都縣界又謂之軍

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上谷軍都山是也官本曰按近刻脫是字案朱趙無

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也

官本曰按近刻也上衍是字案朱趙有

東流過軍都縣南官本曰按東流上近刻衍又字有孫校曰軍都今昌平州屬順天又東流過

薊縣北



濕餘水故瀆東逕軍都縣故城南又東重源潛

發積而為潭謂之濕餘潭又東流易荆水注之

其水導源西北于蓼泉官本曰按近刻北下衍逕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逕字衍文亦曰丁

蓼水東南流逕郁山西謂之易荆水公孫瓚之敗

于鮑邱也走保易荆疑阻此水也官本曰按瓚走保易京在今雄縣界非易荆水也此誤引朱箋曰范曄後漢書鮑

義攻公孫瓚破之於鮑邱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續漢志云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魏志瓚傳亦云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此云易荆正同但字異耳趙釋曰一

清按後漢書公孫瓚傳注云前漢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保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歸義即易縣唐時更名易京城在其南若軍都縣今昌平州二十里有軍都

山太行之第八陁漢立縣於山南居庸關在焉其地古有水名易荆安可以荆京音同而遂以為伯珪所保之地乎或曰易荆水即南沙河然道元已著易京城于易水篇此重錄之蓋愛博

之過也易荆水又東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東南流

入易荆水又東南與孤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

源孤山東南流入易荆水謂之塔界水又東逕

薊城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南官本曰按昌平近刻訛作平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按平昌應作昌平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有昌平縣後魏廢入軍都縣魏書地形志幽州燕郡軍都縣有昌平城孝昌中陷於杜洛周天平中置東燕州領平昌郡復立昌平縣隸焉道元卒於孝昌二年天平復

置郡縣之事所不及知也

又謂之昌平水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

朱趙有一字

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

流注濕餘水

官本曰按流近刻訛作北案朱趙同

濕餘水又東南流左合

芹城水

官本曰按合近刻訛作右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謝云宋本作芹城水注之按非也右當作合注之二字耳伯所繆增

水出北

山南逕芹城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又字水按又字不誤上云水出北山南逕芹城不當改作水字也

案朱趙有趙刊誤曰箋曰又古本作

東南流注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

趙有縣字

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徇承制拜吳漢為安樂令即此

城也

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

昔彭寵使狐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兵自是縣矣濕餘水

于縣西南東入沽河故地理志曰濕餘水自軍

都縣東至潞南入沽是也

官本曰按潞今漢書作路

沽河從塞外來

沽河出禦夷鎮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

大谷水注之水發鎮北大谷溪西南流逕獨石

北界石孤生不因阿而自峙官本曰按阿近刻訛作河案朱趙作河又南九源水

注之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泉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泉當作源水導北川左右翼注八川

共成一水官本曰按八近刻訛作入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入當作八故有九源之稱其水

南流至獨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逕獨石西

又南逕禦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東

南尖谷水注之水源出鎮城東北尖溪西南流

逕鎮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沽水又

南出峽夾岸有二城官本曰按近刻脫夾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岸上落夾字世謂之獨固門以

其藉險憑固易為依据官本曰按據古字通案朱作居趙改據刊誤曰箋曰宋本作依据疑作依據按古語據通用據字為近巖

壁升聳官本曰按巖近刻訛作兼案朱趙作兼疎通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

合乾溪水引北川西南逕一故亭東又西南注

泆水泆水又西南逕赤城東 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

霸為燕所敗退保此城 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

枕近刻訛作抗 案朱訛 趙改刊誤曰抗當作枕 溪水之名藉以變稱故河有赤城

之號矣泆水又東南與鶻谷水合水有二源

朱無水字

趙增刊誤曰 有上落水字 南即陽樂水也

官本曰按濡水注內又別有陽樂水此水漢志作樂陽水

出且居縣

朱箋曰漢志且居縣有樂陽水 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南流逕大翻山小

翻山北 官本曰按東南流近刻作東北流 案朱趙作北 歷女祁縣故城南地理志曰

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祁縣也 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

田河 官本曰按田近刻訛作曲 案朱趙作曲趙釋曰一清按直隸赤城縣水今謂之陽田河又曰樣田河則曲乃田之誤方輿紀要樣田本曰雞田又考資治通鑑晉紀成

帝咸康二年段璠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胡三省曰回水載記作曲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東北流逕女祁縣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水又濡河從塞外來西北

逕禦夷鎮城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曲水鎮又據載記曲水當在好城北胡氏所引乃兩曲水一為陽樂河今宣化府龍門縣之龍門河也一為濡水今灤河兩地懸殊非

可混而為一彼曲水文云濡水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所云鎮即禦夷鎮也此水在禦夷鎮之東北三百里今胡氏乃誤為曲河鎮耳且此曲水史云柳城西則當在灤

州東北界去上谷絕遠引陽樂水之陽曲河當之尤謬回曲田三字 又東南逕一

蓋易至混淆而此水今有樣田之名則固不可以曲水實之矣

又東南逕一

故亭又東左與候鹵水合

官本曰按候近刻訛作舊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舊詳下文當作候下舊鹵城

同水出西北山東南流逕候鹵城北城在居庸縣

西北二百里故名云候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又東南流

注陽樂水陽樂水又東南傍狼山南

官本曰按傍字上近刻衍逕字案朱衍

諱刪山石白色特上

官本曰按近刻脫白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箋曰石一作白按山石下落白字朱氏誤以石為白

亭亭孤立

超出羣山之表又東南逕溫泉東泉在山曲之中

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

上谷郡且居縣陽樂水出東東入海蓋自沽以達海也

河水又東南右合高峯水水出

高峯戍東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東南

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

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黃頌谷故亦謂之黃

頌水東南流注于沽水沽水又南漁水注之水

出縣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城南應劭

曰在漁水之陽也

官本曰接近刻脫此九字 案朱趙無

考諸地說則無聞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所識釋三字

案朱趙有趙釋曰朱氏謀璋箋云謝云識釋疑誤

脈水尋川則有自

官本曰接近刻訛作考地尋川則有應氏自 案朱趙同趙自字下屬釋曰朱

氏謀璋箋曰謝云疑有脫誤

今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應說漁陽之名當屬此秦發

閩左成漁陽卽是城也漁水又西南入沽水

官本曰按漁水近刻訛作漁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陽黃省曾本作水

沽水又南

朱趙不重沽水二字

與螺山之水合水出

漁陽城南小山魏土地記曰城南五里有螺山

其水西南入沽水沽水又南逕安樂縣故城東

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禪爲公國俗謂之西潞水也

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餘水合爲潞河

官本曰按

潞近刻訛作沽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此沽字誤當作潞以注文知之

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縣故城

西漁陽太守張堪于縣開稻田教民種植

朱趙作植種趙刊誤曰箋曰嘗作種植按植植義自通

百姓得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

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水又南陽重溝水注

之水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官本曰接近刻訛作南案朱脫水字西作南趙增

改刊誤曰出上落水字下南字當作西王莽之所謂舉符也側城南注右會沽水

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邱水

世所謂東潞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為潞河官本曰接近刻訛作

為有潞名潞河也案朱趙同趙釋曰一清案此處有誤文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

河是也官本曰接近刻脫是字案朱趙無

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為笥溝官本曰接近刻脫為字案朱脫趙增入字刊誤曰笥溝上落入字名勝志校增

漂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邱水于縣西

北而東出官本曰接近刻出下有焉字衍案朱趙有

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

河尾也趙派改孤下同刊誤曰派字是孤字傳刻之訛下同

沽河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孫校曰泉州今漳縣及寶坻王莽之泉

調也沽水又東南合清河

朱趙有也字

今無水清淇漳洹

澨易涑濡沽滹沱同歸于海

官本曰按淇近刻訛作淇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淇當作淇全氏校改

故經曰派河尾也

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

鮑邱水出禦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

趙釋曰方輿紀要曰禦夷鎮城在保安右衛西北所謂濡源之地後魏初拓跋穆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魏主熹始置禦夷鎮于濡源西北為六鎮之一水經注密雲戍在禦夷鎮東南九十里鮑邱水逕其西似鎮與戍境相近賈耽曰密雲去禦夷鎮幾九百里道元時六鎮已陷沒豈傳聞之誤與抑紀載之訛與一清按魏書道元會持節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六鎮改州必親至其地故應詳審且注明云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則近禦夷鎮者西密雲也非昌平州之密雲縣後魏於此置密雲郡及縣者也

左合道入溪水水出北川

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案朱脫趙增導字刊誤曰水下落導字

南

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于孟廣喇水水

出喇下喇甚層峻峨峨冠衆山之表其水西逕孔山

南上有洞穴開明故土俗以孔山流稱喇水又西南至



密雲戍東西注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

南官本曰按近刻脫西南二字案朱脫趙增刊右會大榆河有東密雲

故是城言西矣 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

北發白楊溪望離右注大榆河官本曰按望離與下自坎相對舉近刻訛作望離案朱訛趙

改刊誤曰箋曰雖字疑衍按雖字是離字之誤不宜衍又東南龍芻溪水自坎注之官本曰按坎近

刻訛作決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決當作坎與上離字相照離南坎北蓋用代字法耳柳僉鈔本校正大榆河又東南出峽

官本曰按近刻脫出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南下落下字孫潛校增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

南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 太和

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 王莽

更名匡德也漢明帝改曰鹽田趙釋曰一清按漢志漁陽郡滑鹽縣應劭曰明帝更名鹽似脫田字右承治

趙釋曰何氏曰承與丞通蓋鹽官也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 南注鮑

邱水又南逕僊奚縣故城東官本曰按奚近刻訛作溪案朱訛箋曰古本作南逕虎溪縣故城按漢

志漁陽郡有岸奚縣孟康云岸音題字或作颯趙改釋曰一清按漢志作岸奚蓋誤字也孟康云岸音題字或作題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鮑

邱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城東

孫校曰服虔曰獷音鞏

王莽之所

謂平獷也又南

趙有右字

合二城水水出白里山

官本曰按白近刻作四案朱

作四箋曰四里古本作白里趙改白

西逕二二城

官本曰按近刻作平獷城蓋後人所改案朱趙同

謂之二二城水

又逕香陁山

朱趙不重山字

山上悉生橐本香世故名焉又西逕

石窟南窟內寬廣行者依焉窟內有水淵而不流栖薄者取

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南

官本曰按凌近刻訛作凌案朱訛趙改

與石門水

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郭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專

同離騷蛾蛾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一水西南流注

之

官本曰按近刻脫一文字案朱脫趙增桑谷二字刊誤曰水上落桑谷二字下云是水有桑谷之名可證也

是水有桑谷之

名蓋沿出桑溪故也又西南逕獷平城東南而

右注鮑邱水鮑邱水又東南

朱趙無又字

逕漁陽縣故

城南漁陽郡治也

官本曰按近刻脫縣故城南漁陽六字案朱脫趙增三字刊誤曰逕下落漁陽縣三字

秦始皇一一

十二年置王莽更名通潞縣曰得漁

朱箋曰地理志王莽名漁陽縣曰得魚縣潞縣曰通潞亭

鮑邱

水又西南流 公孫瓚既害劉虞烏丸思劉氏之德迎其子

和合衆十萬破瓚于是水之上斬首一萬鮑邱水又西南

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于沽河朱注下有之字趙刪刊誤曰之字衍文亂

流而南

又南過潞縣西

孫校曰案漢志漁陽潞縣止作潞今通州屬順天

鮑邱水入潞通得潞河之稱矣官本曰按潞河近刻訛作鮑邱案朱趙同高

梁水注之水朱趙無水字首受灤水于戾陵堰水北有梁

山山有燕刺王日之陵故以戾陵名堰 水自堰枝分東

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詞朱趙作碑朱箋曰宋本作其詞云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

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灤

水以度形勢官本曰按灤近刻訛作灤脫水字案朱同箋曰相灤疑作相原隔趙依改嘉武安之通

渠羨秦民之殷富官本曰按羨近刻訛作美案朱趙作美乃使帳下丁鴻督

軍士千人

官本曰按督字近刻訛在丁鴻上案朱趙同

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

官本曰按遏即場朱箋曰遏當作場下同洛陽記云千金場舊堰穀水積石爲場也

導道朱作

高粱河造戾陵遏

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

河之別源也

官本曰按近刻潞訛作黃也訛作時刊誤曰時名勝志引此文作也趙釋曰一清按此指桑乾即道元注

案朱趙作黃朱也作時趙改

所謂高粱河首受灤水于戾陵堰者也而又以爲高粱無上源何耶

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

以爲土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

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

朱箋曰水下脫場長

二字趙增遏長

山水暴發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川暴戾案朱同趙改刊誤曰箋曰宋本作山水按暴戾名勝志引此文作暴發

則乘

則乘

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

朱作地箋曰宋本作門北趙改北

入灌田

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

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費不贍遣謁者樊晨更

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

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

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

官本曰按近刻作舍案朱趙作舍趙刊誤曰箋曰舍宋本作合按非也潤舍謂溉潤廬舍與下灌田之文對待

四五百里所灌田

萬有餘頃高下孔齊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濟案朱訛趙改

原隰底平疏之

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灑池以為

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

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

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

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

剩北岸七十餘丈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乘宋本作剩孫云疑作割書曰湯湯洪水方割作剩亦誤按何焯云孫說謬甚據碑文是洪水

毀損此遏所剩者北岸七十餘丈豈可因洪水字而遂及尚書方割之文乎

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

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闕內

侯逢輝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主

遏

官本曰按主近刻訛作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立當作主主遏見上又朱氏欲改遏作場按三國志吳書諸葛恪云築東興堤遏湖水又云圖壞堤遏又云保身緣遏遏場音同

通  
用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

朱箋曰疑脫一場  
字趨增過字

五尺興復載

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

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繼負而朱箋曰疑脫一趨字趙依增事者蓋數

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

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

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

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過制度

永爲後式焉事見其碑辭又東南流逕薊縣北

官本曰按近刻脫逕字案朱  
刊誤增刊誤曰流下落逕字

又東至潞縣注于鮑邱水

朱邱下有  
之字趨刪

刊誤曰之字  
衍文

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

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于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

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

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于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爲寵所

破遺壁故壘存焉

鮑邱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

曲渚

朱趙有一字

十餘里北佩謙澤

趙刊誤曰箋曰謝云謙澤一作諫澤按通鑑注云夏謙澤在剡北二百里今據

是注乃二澤也謝說非

眇望無垠也

官本曰按垠近刻訛作限案朱作限箋曰謝云無限疑作無垠趙改垠

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鮑邱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

今笥溝水斷

官本曰按今近刻訛作合脫水字案朱訛脫趙改增刊誤曰合嘗作今斷上增水字言笥溝水時已斷也

衆川

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洵河合水

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

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水出北抱犢固南逕

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將追大槍五

幡及平谷大破之于是縣也其水南流入于洵洵水

又

朱趙有東字朱箋曰舊本無東字左合盤山水水出山上其山峻險

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

餘里素端皓

趙作皓

然頽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

轉注于洵水洵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

與洳河會水出北山山在僂奚縣故城東南東南流

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

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為侯國

趙釋曰沈氏曰漢表是昭帝始元二年封今從光傳

文穎曰

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

趙釋曰全氏曰是北海之河東城見本注按外

威恩澤侯表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與本傳注不同

薛瓚曰按漁陽有博陸城謂此

也今城在且居山之陽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今其居山之陽案朱同趙改今下無城字刊誤曰箋曰其宋本作在按其乃且字之譌當作

今在且居山之陽

處平陸之上市帶川流面據四水文氏所謂無縣目

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有案朱趙作有

嘉美名也洳水又東南流

趙無流字

逕平谷縣故

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洵河

官本曰按洵河上近刻衍渠字趙乙刊誤曰當作洵渠河亦見瀦水注

案朱同

洵河又南逕絜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水出七

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絜城南東入于洵河洵河



又東南逕臨洺城北官本曰按洺近刻訛作河案朱訛趙改屈而歷其城東

側城南出趙釋曰一清按方輿紀要臨洺城石趙置亦曰臨渠後魏廢唐武德二年置縣貞觀初省竹書紀年梁惠成

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洺水齊師遁卽是水也洺水又

南入鮑邱水鮑邱水朱趙不重此三字又東合泉州渠口故

瀆上承滹沱水于泉州縣官本曰按滹沱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宰池考淇水注云清河至泉州縣北入滹沱又

東泉州渠出焉卽此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宰池當作滹池故以泉州爲名北逕泉州縣

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朱趙有一字百二十里自

滹沱北入其下歷水澤朱趙有一字百八十里入鮑邱

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

邊將征之官本曰按將字上近刻衍公字朱衍趙刪刊誤曰公字衍文案從洺口鑿渠逕雍

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鮑邱水又東庚

水注之官本曰按庚原本及近刻並訛作庚下同考漢志右北平無終溇水西至雍奴入海後靡灑水南至無終東入庚顏師古云溇音庚卽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

也可證廣乃庚之訛今改正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庚水當作庚水水出右北平

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得黑牛谷水

又得沙谷水竝西出山東流注庚水昔日子泰避

難居之官本曰按子泰近刻訛作于秦案朱同按曰于秦當作子泰瑋按魏志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避公孫瓚之難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趙改子泰衆至五千家開山圖曰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按

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官本曰按二近

刻訛作一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一當作二則火發以然無灰之木朱作以然無火箋曰謝云宋本作以然無灰之木可以終身趙依改

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其水又逕徐無縣故城東王莽

之北順亭也朱趙無也字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北朱趙有一字百一十里

有徐無城其水又西南與周盧溪水合水出徐無

山東南流注庚水庚水又西南流灑水注之水

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之俊麻也東南流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三字案朱脫

世謂之車輦水又東南流趙無流字與温

泉水合水出北山温溪官本曰按近刻脫温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北山下落温字初學記引此文校增卽

趙增刊誤曰世謂上落東南流三字黃省曾本校增

趙增刊誤曰世謂上落東南流三字黃省曾本校增

温源也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也

官本曰接近刻脫也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故下落也字初學記引此文校增

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

温湯卽此也其水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

水盛則通注灑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斬絕官本曰按

山下近刻衍之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之字衍文

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

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紘趙釋曰一清按後漢書中

平五年詔中郎將孟益

官本曰接近刻詔訛作與益訛作溢案朱作與趙改詔益朱趙作溢趙釋曰一清按靈帝紀作孟益趙刊誤曰與

字誤方輿紀要校改作詔後漢書靈帝紀云中平五年九月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是也

率公孫瓚討純戰于石

門大破之

趙釋曰日知錄曰後漢書公孫瓚傳云中平中張純與烏桓邱力居等入寇瓚追擊戰于屬國石門大敗之註石門山今營州柳城縣西南本紀但言石門而

傳言屬國石門明有兩石門水經所指乃漁陽之石門非遼東屬國之石門當以柳城爲是通典柳城有石門山

灑水又東南流謂

之北黃水又屈而爲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

卽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于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

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卽陽公之故居也搜神

記曰雍伯洛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歿葬之于無終山山高八  
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

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

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家焉朱家作嫁箋曰孫云嫁疑作家蓋娶徐氏即家于此趙改家又趙釋曰一清按

御覽引水經曰翁伯周末避亂適無終山山前有泉甚清夏常燥浴得玉璧一雙於泉側與今本異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

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愛人朱

仁箋曰宋本作人趙改人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

山後潞朱趙無徙于西山之下陽公又遷居焉居字而受玉田之

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為玉田陽于寶曰于種石處

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相傳云

玉田朱作田玉箋曰之揭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于譜敘自去

文矣官本曰按于近刻說作之又玉田自去見碑文此言譜敘者或碑文即譜敘所引案朱趙作之朱箋曰此二句疑有譌誤趙釋曰一清按此二句文義未詳疑有誤史記貨

殖傳云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索隱曰漢書作翁伯事亦見仙傳拾遺又孝德傳云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同之譜敘翁同似是陽公之名今薊州城北五里有空峒山寶宇記峒山一名

翁同山蓋以人得名又去文  
二字或云是云文之訛

藍水注之水出北山東流屈而

南官本曰按近刻作東屈而南流案朱趙同

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

春秋襄公四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十四年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左氏傳無終子事在襄公四年十字義文

無終子嘉父使

子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

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謂北順也漢世

李廣為郡出遇伏石謂虎也射之飲羽即此處矣

趙釋曰宋氏琬曰漢右北平郡治平

罷後漢治土琅水經注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薊城今京師也括地志

漁陽郡東南七十里有右北平城當在今薊州玉田縣界此後漢之右北平也若平野則在盧

龍塞之東北三四百里此前漢之右北平而李廣之所守也射虎石鄒氏水經注言此石在玉

田無終之間是以後漢之右北平為李廣所治與東越晉經之說自相矛盾著書之難如此

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二十里有無終城

趙釋曰顧氏炎武曰樊噲傳擊陳稀

破得綦毋卯尹潘軍于無終廣昌豈無終之先在雲代之境而後遷于右北平與一

清按顧氏之說是也不然右北平去太原東北二千餘里嘉父安得遠涉而與晉和

其水

又南入澠水趙無水字澠水又西南入于庚水地理志曰澠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

趙不重不庚水

趙不重庚水字

世亦謂之為柘水也南逕燕山下

官本曰按

近刻訛作上案朱訛諸改

懸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困有石

梁貫之鼓之東南有石

朱箋曰疑脫一人字趙增人字

援桴狀同擊勢者舊言燕

山石鼓鳴則土有兵庚水又南逕北平城西而南入

鮑邱水謂之柘口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右北平郡無終縣硬水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硬音庚即庚水也蓋合

鮑邱水以入海

鮑邱水又東逕右北平郡故城南魏土地記

曰薊城東北二百里有右北平城鮑邱水又東巨梁水

注之水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雞山

謂之觀雞水水東有觀雞寺寺內起大堂

官本曰按起近刻訛作有案朱訛趙改干誤

曰有黃省曾本作起

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墍基內疏通

枝經脈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

寒巖霜氣肅猛出家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

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其水又西南流右

朱作又箋曰宋本作右趙改右

區落水水出縣北山

朱不重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水字

東南流入巨梁

水巨梁水又南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西案朱趙作西

逕土壤縣故城西左

會寒渡水水出縣東北西南流至縣右注梁河

梁河又南澗于水注之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

土壤縣故城東西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

朱趙不重三字

又東南右合五里水水發北平城東北五里山

故世以五里名溝一名田繼泉西流南屈逕北

平城東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邱水

官本曰按

此下近刻有巨梁二字衍案朱趙有

自是水之南南極溲沱

官本曰按近刻脫一南字案朱趙無

西

至泉州雍奴東極于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

九十九淀支流條分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校流條右案朱同箋曰校流條右當作校流條谷趙改校流條谷

往

往逕通非惟梁河鮑邱歸海者也

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

趙釋曰一清按濡水有二異貢錐指曰一

音人朱切出涿郡故安縣東南流至范陽縣合易水入河春秋昭公七年齊燕盟于濡上即此水一首乃官切讀若難從塞外來東南流至案縣碣石山入海即今灤河

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一源雙引夾山西北

流出山合成一川

官本曰按濡水即今灤河源出巴延屯圖古爾山名都爾本諾爾西北至茂罕和碩三道河始自東會之道元當時

未經親履其地遂以夾山來會之三道河為灤河正源殊屬失實恭讀御製灤源考證訂覈審確實足正鄙氏之誤謹錄弁卷首竝附識于此

又西北

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則連淵水

注之

官本曰按左下近刻衍道字淵訛作泉案朱衍趙刪淵竝作泉刊誤曰道字衍文

水出故城東

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曰出上落

水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綠水池南

朱趙作綠水

池

水淵而不流

官本曰按池近刻訛作其案朱趙作其

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

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沼

官本曰按沼上近刻衍池字案朱趙有

謂之連淵浦

官本曰按滯近刻訛作泉案朱趙同

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汗水入焉

官本曰按汗近刻作汗案朱同趙改

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入

名之曰沙野

官本曰按近刻脫野字趙無趙釋曰一清按下有脫字

鎮東北二百二十里西

北入難河

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

濡水又北逕沙

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



東北流逕林山北

官本曰按後有木林山水其地即唐之松逕疑林山及木林山皆松林山之訛案朱作林山趙增松字刊誤曰林

山上落松字方輿紀要松林城在大寧衛西北志云漢遼西郡文成縣地本松林南境遼置松江州勝安郡治松江縣金廢州元復置尋以松江縣省入上都路又曰北邊紀事舊慶州在大寧北六百里西南至開平八百餘里地皆大松號曰千里松林亦曰平地松林在臨潢西潢水出焉或謂之曲水亦曰回水道元所謂水流回曲謂之曲河者也唐置松漠都督兼松林沙漠而取名焉郭造卿永平府志曰此乃千里松林也遼史曰蹕邨一案遼史國語解作蹕邨地名即松林故地蹕音帶竊疑村字乃林字調筆之誤郭志改作邨字形象更差一事如史記匈奴傳之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又正義曰顏師古云蹕者遼林木而祭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馳遠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又寰宇記引入塞圖云漢大寧西北行百里至懷荒鎮又北行七百里至榆關又北行二百里至松林又北行千里方至瀚海也

水北有池潭而不

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

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

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鴈次合爲一水 鎮東

北四百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

又東北逆流水注之水出東南導泉趙作源西流右

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趙木改松刊誤曰木嘗作松水出山南

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入

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

迴曲謂之曲河 鎮東北三百里 又東出峽入安州

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

出縣北蠻中 官本曰按漢志白檀縣作洧水師古曰洧音呼賜反 案朱同趙改 洧水出北蠻夷中刊誤曰漢書地理志漁陽郡白檀縣下云洧水出

北蠻夷師古曰洧音呼賜反洧水即濡水之缺書此是六朝已後漢書傳寫之誤師古不知而 繆音之縣字衍文蠻下落夷字趙釋曰一清按今本漢書亦作洧然注不別出洧水是當即濡 水矣此六朝以前本之訛誤也 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弭節白檀者也

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竝導謂

之大要水也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 趙釋曰魏書地 形志密雲郡要

陽前漢屬漁陽後漢晉罷後復屬桃花山方輿紀要要陽廢縣在密雲縣東南六十里漢縣漁 陽郡尉治此後漢廢後魏復置屬密雲郡北齊廢魏志縣有桃花山即今桃山在薊州西南蓋 境相接也一統志要陽廢縣在密雲縣東南漢縣在今古北口外後魏時備置於此屬密雲郡 北齊省縣志要陽故城在縣東南六十里也續輔通志要陽故城在密雲縣東北塞外縣志要 陽故城在東

南六十里 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 要水又東南流

逕白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 官本曰按白檀要陽在今密雲縣竝 非灤水所經鄭氏此條舛誤殊甚

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特加 辨正一破千古傳訛謹附訂于此 濡水又東南

朱東下有而字趙刪刊 誤曰而字衍文 索頭

水注之水北出索頭川南流官本曰按此八字近刻訛作水逕北流南四字案朱趙同

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

濡朱趙有水字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

派合西源右為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

與蟠泉水合泉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

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水出

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

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故曰其川曰三

藏川水曰三藏水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晉紀成帝咸康四年燕王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麻秋于三藏口蓋三藏水

所會之口也在今古北口塞外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官本曰按西藏水即今之固都爾呼河先合中藏水

即今之茅溝河次合東藏水即今之賽音河鄺氏敘東藏水于中藏水之前以為東溪西溪合流而與西源會殊乖川流之次恭讀御製熱河考訂正詳審道元之附會耳食顯然無疑謹錄弁卷首

並附識于此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

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趙釋曰三藏水畿輔通志一名三城水在密雲縣東北其水三川派合曰

西藏川東藏川中藏川其合處曰三藏口下流入于潮河方輿紀要密雲縣東北有武列水亦曰三藏川其水三川派合曰西藏川中藏川東藏川其合處曰三藏口晉咸康四年慕容皝伏兵于此敗趙將麻秋處也水經注要水武列水三藏水竝注于濡水濡同灤潮水亦有灤河之名

三藏水又東趙作南流

與龍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

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而孫潛校改

西東流入二藏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三字趙增刊誤曰當作三藏水落三字

又東南流逕

武列溪

官本曰按近刻脫武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武列溪下云武列水可證

謂之武列水東南

歷石挺一上挺在層巒之上

官本曰按近刻脫挺字在訛作左又此句之下衍有字案朱同挺作挺趙改挺在層巒之上不刪

有字刊誤曰箋曰謝云挺一作挺按當从木作挺說文挺一支也徐鍇繫傳曰挺者獨也挺然直立之貌石挺是石之孤生獨立者左字誤當作挺在層巒之上

孤石雲

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仞牧守所經

官本曰按近刻作逕案朱趙同

命選練之士

營張弧矢

官本曰按近刻脫張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營下落張字各勝志引此文校增

無能屈其崇標者其

水東合流入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

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二會城

也其水南入五渡塘于其川也流紆曲溯涉者

頻濟故川塘取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

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三會城

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

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

官本曰按清陁方輿紀要

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繹之名矣

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

以記事功其銘尚存而庚杲之

趙釋曰何氏曰庚闕字仲初注誤以為杲之一清按下文云而仲初言在南非也則又不誤豈

浪遠失事實余按盧龍東越清陁

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

五百里故陳壽魏志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

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平岡在盧龍東北遠矣而仲初

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

水 卷十四 中 華 書 局 影 印

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 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

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洛水合

焉朱作水又合焉趙作敷水右合焉刊誤曰箋曰水又舊本作水名宋本作洛水合焉按水上落敷字又當作右永平府志校正箋說非水出盧龍

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合屈而注案朱趙同不重

濡水二字左得去潤水又合敷水朱無左字合作會趙增左刪去又作右刊誤曰得上落左字去字衍又當作右永平

校正府志二水竝自盧龍西注濡水濡水朱趙不重又東南

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令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隸朱作縣箋曰縣宋本作隸趙改隸焉魏土地記曰肥

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逕孤竹城西朱流下有注字趙存刪逕字刊

誤曰逕字右合玄水世謂之小濡水官本曰按世近刻訛作也案朱趙同非也

水出肥如縣東北玄溪官本曰按近刻脫縣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肥如下落縣字西南流

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

又謂之肥如水官本曰按近刻脫之字又此句之下衍非也二案朱同趙增之字刊誤曰又謂下落之字故城肥子

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趙釋曰全氏曰肥子為晉荀吳所俘不得云奔燕燕封于此故曰

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為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

朱會作合趙改刊誤曰合黃省會本作會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

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溪官本曰按近刻脫溪字案朱

趙無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地官本曰按近刻訛作也案遼西郡治秦

始皇二十二年置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

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

水注之水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

口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注之二字案朱衍趙刪注字之改水下屬刊誤曰注字衍文之乃水字之譌名勝志校正水出東北溫溪

朱無水字趙見上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

與大沮水合而為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

滅肥遷其族于盧水趙釋曰全氏曰上言燕封肥子此又引桑欽語以為晉遷肥族盧水非晉封域安得遷亡國之人于此盧水

有一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水官本曰按水上近刻衍盧字案朱趙同

朱玄下箋曰脫一水字趙增水字

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

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南入玄朱趙作盧水又南入玄水玄水

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

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

故孤竹國也

官本曰按故字近刻訛在城字上案朱訛趙乙刊誤曰故城二字當倒互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下云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是也

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于此而餓死于首陽漢

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

遼海漂吾棺椁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

朱作矣箋曰宋本作吏趙改吏

嗤笑者皆無疾而死于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

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

趙君下增子字刊誤曰太平廣記引博物志作

我孤竹君子也落子字

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

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

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



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西鄉北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主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主永平府志

作瓠溝水注之朱無水字趙增刊東流注濡誤曰出上落水字

水濡水又逕故城南官本曰按故近刻訛作牧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牧永平府志作故分爲二

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

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

故瀆合瀆自雍奴縣承鮑邱水東出朱趙無自上瀆字謂之

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洵口俱導也世謂之

新河矣官本曰案近刻脫之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下落之字陳壽魏志云以通海也

官本曰案近刻脫云字又海上衍河字案朱趙同新河又東北絕庚水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庚水案朱訛趙改

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洵渠之水趙釋曰一清按一統志引此文作巨梁水是蓋庚水

在巨梁西北新河絕庚水則今沽河合洵河而名爲薊運河者也于是東絕巨梁水巨梁水今還鄉河也于是而清而變迤邐東入于海若絕庚水之後更絕洵水則是水反西出無是理也

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官本曰按此下近刻衍故字案朱同趙改說見下王莽奔之椒

武也新河又東分爲一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分字案朱脫趙增又王莽上朱有至字趙移增新上刊誤曰箋曰至

宋本作故俱疑衍按全氏云至字當移在淑武也下

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出

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合案朱趙同

水出新安平

縣

官本曰按近刻脫安字下同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當作新安平漢書地理志校補下並同

西南流逕新安平縣

故城西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

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山當作水

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

官本曰按近刻脫封字案朱脫趙增刊

誤曰當作封大水漢書地理志校補

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

亂流南會新河南注于海

官本曰按注近刻訛作流案朱作流趙下增入字刊誤曰南流下落入字漢書地

理志云皆南入海是也

地理志曰封大水于海陽縣南入海新

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

官本曰按虛近刻訛作靈下同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靈漢書

地理志作虛下同

水出新安平縣東北

安字朱脫趙增據官本上云下同今此處無安字必轉寫脫去也今為增入

世謂之大籠川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山案朱訛山趙改水刊誤曰山當作水

東南流逕令支

城西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

官本曰按近刻脫注字案朱脫趙增入

字刊誤曰南流下落入字  
漢書地理志枝補

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

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水出令

支縣之藍山

朱無水字趙增刊誤  
曰出上落水字

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

新河又東至九澗口

官本曰按澗近刻作過  
同趙改刊誤曰過當作澗

案朱

枝分南注

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毋

餘為侯國

趙釋曰全氏曰按搖毋餘南粵將豈有嶠外之產  
而封之遼海者故索隱曰是南越縣志誤是矣

魏土地記曰令支

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會水

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

南流

朱趙有  
一字

十許里西入九澗注海

朱澗作過趙改增口字刊誤  
曰箋曰一作澗按非也其字

从水作澗不从火作澗魏書毋丘儉傳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入菟  
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軍破走儉遂東馬懸車以

登丸都注云梁音過梁字無過音蓋誤文也冊府元龜作藥口云昔過梁與環過與過皆以形  
似致誤海陽城漢縣屬遼西郡今永平府盧龍縣地舊志云西接劄門東達渝關渝關今山海

關仲恭蓋由此越險以伐高句驪也沸流水丸都城在朝鮮京畿道東北遼史地理志遼州鴨  
濛軍節使正州本沸流王故地為公孫康所併渤海置沸流郡有沸流水是也然而其事有可

疑者沸流水在漢元菟郡而丸藥口則在遼西郡仲恭進兵與高麗大戰焉有引之反入內城  
之理史文如是難以意度也或于文當云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大戰藥口進軍沸流水上

宮碑破走于事方合丸藥下落口字

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

孫校曰木究水

地理志作

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迤為北陽孤淀

官本曰按北近刻訛

作孔

案朱作為孔陽孤淀名趙改與北陽孤淀合刊誤曰箋曰宋本無名字按承平府志引此文作左迤與北陽孤淀合今校正

淀水右絕新

河

官本曰按近刻脫淀水二字右上行名字案朱趙無二字名字說見上

南注海新河又東會于濡

濡水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桑

縣王莽之選武也案縣并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為馮德

官本曰按馮近刻訛

作憑案朱趙作憑

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

揭石也

官本曰按揭近刻作碣案朱同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驪成大碣石山在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築趙釋曰禹貢錐指曰山有名同而繫之以

大小者驪成之山稱大碣石必有小碣石在蓋即桑縣海旁之石矣鄴道元既宗文穎以為碣石在桑縣又引驪成大碣石以證之若以其山為跨二縣之境也者今按濡水從塞外來東南

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又東南至桑縣碣石山而南入于海樂安亭者蓋即今樂亭縣東北之樂安故城也桑縣在其南驪成在其西據濡水歷亭南而東又東南至碣石則碣石

在亭之東南與驪成之大碣石相去闕絕安得連為一山郭璞注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成蓋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為是也文穎以建安時正班固之碣石猶王橫以新莽時正

史遷之禹河也

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

此今枕海有石如甬

朱作甬箋曰宋本作甬趙改甬

道數十里當山頂

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巨海之中潮水

大至則隱

官本曰接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大至下落則隱二字全氏校增

及潮波退不動

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

趙有

天橋柱也狀若人造

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三

齊略記曰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與

朱作為箋曰為

當作與趙改與

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

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入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

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于海眾

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濡水于此南入

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按管子

齊桓公二十一年征孤竹未

朱作來箋曰管子作未趙改未

至卑耳之溪

十里關

朱作關箋曰管子作關趙改關

然止矚然視援弓將射

官本曰按援近刻訛作授案

朱訛趙改

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

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

前豈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豈山之神有

偷兒官本曰按管子作登山之神有偷兒案朱同長尺人物具霸王

之君興則豈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袪衣

示前有水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

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

及趙作膝已涉大朱趙作陸朱鑿曰古本作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

此朱無至字箋曰宋本作仲父之聖至此趙增寡人之抵朱作私箋曰私管子作抵趙改抵罪也久矣今

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

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趙釋曰一清按史記齊世家云

桓公稱曰寡人南伐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雜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還正義云卑音辟是也索隱曰卑耳山在河東大陽縣方輿紀要卑耳山在山西平陸

縣東桓公西伐登太行卑耳宜在漢之大陽而道元以為溪名記于濡水是因管子之文相仍書之兩地懸殊未知孰是也又按齊語云桓公懸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章昭曰拘

夏辟耳山之谿也豈亦贊谿之異名乎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

碣石苞淪洪波也

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

趙釋曰一清按山海經海內東經曰遼水出衛  
襄東郭註云出塞外衛泰山似合白平二字為

一孫校曰白  
平疑鼻之誤

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

朱箋曰據按此西字  
舊本作注誤今改正

遼水亦言出砥石山

官本曰按砥近刻訛作砥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砥  
當作砥淮南子地形訓遼出砥石篇海類篇俱云砥

同砥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坻至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

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 秦始皇二十一年 趙作

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為侯國

趙釋曰全氏曰  
紀通所封之襄

平不在遼東索隱曰是臨淮  
地理志臨淮郡襄平縣侯國

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又南逕遼隊

縣故城西

官本曰按近刻南訛作東隊訛作隊  
趙同朱箋曰舊本無又東逕三字吳本增之

王莽更名之曰順

睦也

官本曰按睦近刻訛作  
陸案朱訛趙改

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于遼隊即

是處也

官本曰按此下近刻有遼水又南歷縣有小遼水其流注之  
也十五字案朱趙育朱作其趙改共刊誤曰其當作共

又東南過房縣西

地理志

朱趙有  
曰字房故遼東之屬縣也

朱趙無也遼水右會白狼

水

朱水下有又字趙剛刊誤曰又字衍文孫潛校

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

官本曰按近刻此下有廣

成縣二字係衍文案朱南下有二字箋

曰謝云南下當有逕字趙依增逕字

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

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石城川水

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

地理志

朱趙有曰字

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

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袁氏所厚故袁尚

歸之數入為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

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卒與虜遇乘

其不整縱兵擊之虜眾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

記曰曹操于是擊馬鞍于馬上作十片即于此也博物志曰魏

武于馬上逢獅子使格之

朱無逢獅子三字趙增刊誤曰於馬上下博物志有逢獅子三字今校補

殺傷其眾

其趙改甚刊誤曰其博物志作甚

王乃自率常從健兒

朱趙自作統趙刊誤曰箋曰統宋本作自按統字義自得

數百人擊

之獅子吼呼奮越

官本曰按吼近刻作哮案朱趙作哮

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



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軌上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上獅子頭上獅

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獅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

中雞狗皆無鳴吠者也官本曰按洛中近刻訛作洛陽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湯博物志作中其水又東

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

故城東官本曰按近刻脫故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縣下落故字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

東趙刊誤曰箋曰又古本作入按又字不誤方城川水注之水發源西南山下

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川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川當作源東流北屈逕一故城西官本曰按近刻脫東字案朱

趙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

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

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趙釋曰一清案續志無昌黎縣晉志以為魏置魏書三少帝紀

正始五年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今以仲愛之言考之則東京已有是縣旋廢而魏復立之宋魏曰後漢志作昌遼或黎字之誤非也通鑑註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

郡而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立昌黎縣後立昌黎郡章懷後漢書註夫黎縣屬遼東屬國實字記扶黎城在柳城縣東扶黎之名不見史志然必有據也高平川

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入

徙之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蓋委也人從之案朱訛趙改刊誤曰又東南逕乳

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夷稱也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又東南注

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魯水注之水導西北

遠山朱無水字趙增刊誤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

逕龍山西燕慕容容號朱作昇趙改號下刊誤曰箋曰克家云別本

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十

二年黑龍白龍見于龍山號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

交首嬉翔解角而去號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

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

國都尉治昌遼道有黃龍亭者也官本曰按遼近刻訛作黎案朱訛趙改

曰故邯鄲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趙釋曰一清按續志遼東屬國劉昭補註

六城首曰昌遼故天遼而前志又無天遼之目魏營州刺史治魏土地記

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

即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

山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分爲

一二水官本曰按近刻脫分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東流下落分字孫潛校增右水疑卽渝水也地理

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趙釋曰一清按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縣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

道元以爲卽是一水又右北平郡字縣渝水出東今字縣不知所在文獻通考貞觀二十一年李勣破高麗于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崑二水皆由藪以下勣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卽稱遼水更無遠源可尋也

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世以爲

河連城官本曰按近刻循訛作巡脫西字世字案朱趙作巡朱無西世二字趙增西字刊誤曰故城下落西字孫潛校增疑是臨渝縣之

故城王莽曰馮德者矣官本曰按近刻馮訛作憑案朱訛趙改渝水南流東屈與

一水會世名之曰楹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趙釋曰一清按通鑑楹盧

城下註引此文方輿紀要楹盧城在凡城東城在水傍故曰楹盧疑卽地理志所謂侯水北入

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渝地理志蓋言

自北而南也官本曰按蓋言近刻訛作言蓋案朱趙同又西南流注于渝渝

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邱

城西營邱在齊而名之于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迴趙刊誤曰鑿曰迴宋本作

遠舊本作迴按增韻迴寥遠也  
趙釋曰方輿紀要營邱城在營州南五代志慕與遠字義無別若作迴尤非  
僑分所在  
容廐以宥州流入置營邱郡治武寧縣後魏郡

縣俱廢正光末復置領富平永安二縣高齊時唐契丹重熙初析霸城置營邱縣蓋因故郡為名也  
其水東南入海地理

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  
官本曰按近刻脫外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下云渝

水首受塞外南入海落外字  
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

房縣注  
朱作至箋曰當作注趙改注  
于遼魏土地記曰白狼水下入

遼也

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

十二州志曰  
官本曰按近刻脫曰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志下落曰字  
大遼水自塞外  
官本曰按

近刻脫外字 案朱脫趙增刊誤曰塞下落外字  
西南至安市入于海

又玄菟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

縣故高句麗胡之國也  
官本曰按胡近刻訛作相 案朱訛趙改刊誤曰漢書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驪縣應劭曰故句驪胡相字誤也

漢武帝元封二  
三 諱作  
年平右渠置玄菟郡于此王莽之下句麗

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

北塞外西南流至遼陽入小遼水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西南流逕至遼水案朱同趙

改逕至為注刊誤曰逕至二字是注字之誤

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

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

謂之為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為淡

淵晉永嘉二年涸小遼水又逕遼隊縣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逕襄平縣

案朱

入大遼水

官本曰按遼近刻訛作梁案朱趙作梁

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

孫淵于斯水之上者也

西南至遼隊縣入于大遼水也

官本曰按此十二字近刻在前接小遼水所出下係後人移改案朱同

趙改刊誤曰柳僉鈔本此十二字經文另為一條在本注之後又隊朱趙作隊

湏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臨湏縣

官本曰按近刻過下衍于字案朱趙同趙釋曰一

清按兩漢志晉志魏志隋五代志俱無臨湏縣未知從何得名此卷中之大可疑者

東入于海

許慎云湏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湏水縣十

三州志曰湏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

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

官本曰按南近刻訛作而又此句下原本空一字朱謀擘引謝耳伯云宋本原缺十二字案

朱趙南作而趙釋曰朱謀擘箋曰謝云此下宋本原缺十二字

昔燕人衛滿自浪水西至朝鮮

官本曰按西近刻訛作而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而當作西孫潛校改

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

以入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

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一

趙作三

年遣樓船將軍楊僕

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浪水遂滅之若浪水東流無渡浪

之理其地今高句麗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浪水之陽

趙釋曰一清按

漢志遼東郡險瀆縣應劭註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臣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浪水之東北自是險瀆也

其水西流逕故

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

理志曰浪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

為遠循遼東故塞至浪水為界考之今古于事

差謬蓋經誤證也

趙釋曰全氏曰按漢志東方之水不見于水經注者遼西郡新安平縣夷水東入塞外柳城縣馬首山在西南參柳

水北入海狐蘇縣唐就水至徒河入海實宇記彭廬水即唐就水後魏輿地圖風土記云水至徒河入海與地平故曰平廬今語訛為彭廬參縣下官水南入海又有碣石水賓水皆南入海

遼東郡居就縣室僞山室僞水所出北至襄平入梁也番汗縣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  
汗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沓氏縣應劭曰沓水也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說文云沓  
語多沓沓也遼東有沓氏縣徐鉉曰語多沓沓若水之流然則本非水名也或曰非也三國志  
吳嘉禾二年謀討公孫淵陸瑁曰沓渚至淵道里尙遠漢沓氏縣西南臨海渚謂之沓渚泛海  
至遼沓渚其登涉之所也玄菟郡高句麗縣南蘇水西北逕塞外西蓋馬縣馬訾水馬訾水近  
代謂之鴨綠江新唐書云馬訾水出靺鞨長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隋元萬頃檄文曰不知  
守鴨綠之險高麗報曰謹聞命矣卽此水也西北入鹽難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過郡二行一  
千一百里後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貂章懷注引魏氏  
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樂浪郡含資縣帶水西至帶方入海吞列縣分  
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此殆所云有小水四十八並行三千四十六里  
者也不特此也武帝紀云元朔元年東夷歲君南閩等降以其地爲蒼海郡三年罷元封三年  
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玄菟臨屯真番郡巨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菟縣去長安六千一百  
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營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昭帝紀云始元五年罷真  
番郡而臨屯之罷據范氏東夷傳亦在始元五年三郡旣廢其地之水亦不復可問矣

# 水經注卷十四

101310660



中華民國玖壹年拾月拾陸日贈送

珍本未册





國家圖書館



002452050

